

華盛頓

M&
K837.127=41
6

華盛頓



3 2167 7268 5

例言

自由獨立必有其資格否則破壞易而建設難今公理日明中國不患出梅特涅而患出羅拔士比丹頓其人也譚華盛頓所以爲汚我革命主義者鑒書中重要諸點卽在于此西國人名地名最費記憶力而譚者又各有所異則人地名孳乳而寢多記憶愈難本書悉從舊有者甄錄並不創立新名惟如故毡里牙或作拜基尼亞亨利或作軒利等等則錄其一而棄其餘

舊有之書記華盛頓事者如萬國史記米利堅志華盛頓傳美國獨立史美國獨立戰史亞美利加洲通史等皆足供參攷惟此書體例於華盛頓一生事迹詳畧得宜不漏不瑣頗便讀者故紹介之于我國學界之中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



譯者附誌

華盛頓傳目次

- 第一章 學校生徒及測量技手
第二章 英法殖民地之戰爭及陸軍大佐
第三章 英王之壓制及州會議員
第四章 獨立戰爭及美軍總督
第五章 北美合衆國之獨立及大統領
第六章 華盛頓之高蹈及其人物





華盛頓傳

日本福山義春原著

第一章 學校生徒及測量技手

千七百七十六年。于北美洲大陸。建獨立廳。撞自由鐘。開一完全無缺之新立憲國。曰美利堅。使國人尊之爲父祖。世人奉之爲英雄者。非所謂（佐治華盛頓）耶。溯其祖先。則始于英國。蓋當十三世紀之時。其同姓已多爲大農。千六百五十七年。有（專）及（烟道路）者。兄第二人。去英國而至北美。『故毡里牙』州。于『威示摩倫』郡之『被列治』溪。『畢磴覓』瀑布近處廣購土地。以享殖民地之幸福。其時州民與土番雜處。漸生藤葛。（專）被舉爲州軍之指揮官。統兵攻土番有功。進位大佐。乃娶邑中婦人（恩拿巴）

爲室。生二男一女。其次男名（柯架斯頓。）實卽彼最有名（華盛頓）之父也。先後娶二妻。其前妻遺四子。獨二子長成。後妻名（美利。）乃參將（波路）之女。生五男一女。而（華盛頓）爲其長男。于千七百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生。

（柯架斯頓）之死也當（佐治華盛頓）十三歲之時。其兄弟從父之遺命。各獨立而營生計。分其遺產。長兄（魯倫斯）者得（畢磴寬）近傍之一邱。是後改稱『茂吾威倫』卽（佐治華盛頓）之家屋及墳塋所在處也。次兄得『威示摩倫』之一地。（佐治華盛頓）得『笠巴慳碌』河畔之家屋與土地。此卽其父去世時所住之宅也。其他兄弟所得稱是。其妹亦分得家中什物等。然是時兒女均幼。未至

成立之年齡。故財產之監督。均委之其母（美利）。（美利）爲人。賢明勤勉。處置家事。一秉至公。故人皆敬服不置云。『故毡里牙』州者。開闢日淺。交通尙少。故於教育之上。極不完備。唯以教授實地生計上之智識。爲其極點。凡人家子弟。欲受高等之教育者。非送歸其母國英吉利。則無由成材也。適是時有曾受高等教育之教育家。來于『故毡里牙』。而爲普通之教師。援句讀習字算術簿記等。（華盛頓）乃略得就近學習。英雄之氣概。自幼已嶄露頭角。異于常兒。華盛頓雖習各種學科乎。然頗愛活潑之遊戲。養武健之習慣。如競爭飛躍角力拋鐵桿及其他輕快用力之運動。無不酷好。又常與少年同學。編數軍隊而訓練之。假設要塞堡壘。作戰鬪之狀。又使人設伏或偵探。以策制勝。觀其種種舉動。則

知尙武出于天性。他日十三州之獨立。推之爲大統領者。其所由來漸矣。

若夫文法修辭之學。彼自幼未能學習。故所作文辭。甚不通暢。自後刻自勉勵。經驗積歲。漸得明晰。後學法語。亦不甚進步。而最適彼之性質者。爲實際應用之學。故如幼時之筆記。則詳悉明瞭。一字不苟。算術尤喜。幾何學。而究心于測量法。繪爲圖畫。列之論說。美麗正稿。見者悅目。又於「諸證書說」最爲留意。加貿易規則匯票約券保單等類。列爲一書。井然不紊。世之習爲華縉之文章。媚人耳目。以毒其國民者。觀華盛頓之所爲。其內疚未知何如也。

（華盛頓）又長於書翰。而於熟復學課規則外。謹慎言行。深以不合理爲戒。常爲養成德性。選格言與規則。錄成一冊。

名曰「言行規律。」用以自警也。夫以彼之好活潑。喜戰鬪。其性質如火之烈。乃著眼于法律。以壓抑其激烈之過。爲克己自制之習慣。此所以不入罪惡。終其身毫無污點。勇於自治。卒能養成偉大之人物也。世人不足自克。乃謂小疵不掩大醇。以自解釋。孰知道德心之墮落。卽無以存立于社會中耶。自賊甚矣。言行規律一書。凡百數十條。今摘錄其一二如左

第二條。在他人之前不可放聲高歌或手舞足蹈。有種種不敬之舉動。

第十二條。與有事之人談話。其言語必須簡潔明瞭。

第二十九條。與博學之人言語。不可因一瑣屑之事。喋喋不休。於無學人前。不可出重大問題。與新交之人。不可

爲親切之語。

第四十條。凡欲出言。必審其是非。尤貴發音明顯。詳略有序。

第五十七條。言行須從良心發現。

就以上事實觀之。彼之言語舉動。所以能奇偉磊落者。蓋從嚴正貞肅來也。惟用力克己於日常之間。乃得以陶冶自己之精神。造成正確之人物者。如是如是。

天下之事。何一不從困難中得來。使非有絕大之膽量。冒危險而不辭者。事烏乎成也。（華盛頓）則常慕海軍軍人。以大海爲席。青天爲幕。與暴風怒濤搏戰。而取快樂。故自幼卽有破浪乘風之壯志。當十五歲時。在小學校中。其長兄（魯倫斯）適得海軍少尉候補書記生之職。（華盛頓）聞之。

卽有投身海軍之決心。而其最慈愛之母（美利）者。惡當時之海軍士官。爲放縱之生活。以（華盛頓）少壯之身。投入其間。未免可惜。不之許。於是壯志未酬。仍留館中受業。至十六歲之秋。小學已卒業。其最後之二年間。專用力於幾何學。三角法。及測量學之研究。十六歲之夏期。在學校間。爲實地練習。測量校舍近傍之平原。後又測定近傍之地。以資熟練。其時宛如測量自己之土地。十分精細。處處詳誌于簿記上。人或笑其過於鄭重者。彼不之顧。蓋彼不論何事。必以精細忠實爲規律之正故也。小事之精細忠實如此。則於一國之大事。豈有不精細忠實者。彼世動謂豪傑不拘小節。嗚呼。存此不合道德之心。安望其能愛國利民。而有影響于國家之前途者。腐敗已耳。

長兄（魯倫斯。）居於「畢覓磴」時。與一海軍士官（威倫）相友善。乃改其地名爲「茂吾威倫。」以示仰慕之意。而定爲永住之地。（華盛頓）自學校卒業後。其母送之兄處。使受監督。適（威林非弗斯）卿。與（魯倫斯）之婦翁相諗。其人住居「卑兒科」村。去「茂吾威倫」數里。爲人誠實多材。卽爲該村之紳士。在殖民地中。論其財產威望。當首屈一指。時相過從。而其親族（律非弗斯）卿者。當時自英國移至殖民地。主于（威林非弗斯）家。亦時至「茂吾威倫。」故遂與（華盛頓）相熟識。此（律非弗斯）卿者。稍有文學上之趣味。喜獎勵人物。尤愛青年子弟之質樸醇直。而沈毅有大勇者。今見（華盛頓）之舉動。年少而有非常之忍耐力。且判斷力尤極明晰。其愈快爲何如也。故常伴

之而巡行領地。又從事于田獵。及聞（華盛頓）之精於測量學。遂延之。使測量已之領地。其地在「亞力根利」山脈中。亘數十里。有大澤。有深林。有溪谷。而猛惡之土人。雜處其中。以殺人爲樂事。非有非常之忍耐力與勇氣。不能從事此也。而當時移住之民。在廣漠之土地中。多無定所。故以從速測量。區畫其界限。最爲目前之急務。而華盛頓之忍艱苦。重然諾。至此漸露其頭角矣。千七百四十八年四月。山頭殘雪。猶有存者。卽與（威林非弗斯）之子首途。其間苦況。觀其寄長兄（魯倫斯）函中之一節而可知矣。

（前略）某等終日住居于一小屋內。所食復不潔淨。與小工雜處。將却衣服。置諸臥榻之側。則穢惡不堪入目。所臥之處。僅編薄稿。又乏枕具。蟻虱紛紛羣集。乃與（佐治

威林非弗斯一君。『即威林非弗斯之子』倦而假寐。以待天明。（後略）

此即彼初至（律非弗斯）卿之領地。從事測量。而夜宿于樵夫小屋之光景也。（華盛頓）生於富裕之家。衣嗶嘰之衣。食膏粱之食。起臥于紅闌翠帳之中。未知貧苦之狀態。今乃覩此苦況。持之以報告其兄。誠有生以來第一次之遭遇也。天所以玉成英雄。教以人世行路之難。使將來得立於衆人之上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且不獨起發其忠恕憐愛之心已也。深林荆棘塞于途。高山峻谷擁于前。有猛獸之奔襲。有土番之劫掠。千萬艱阻。使彼與天然奮鬪。以磨練心膽。而身體愈愈強健。彼之得爲絕世事業者。端基於此。

（華盛頓）之從事斯役者二閱月。打破萬障。以精巧綿密

之手段。以期無負責任。而彼之測量。決非平常之測量。技師所能望其項背也。凡土地之形勢。土番之實情。無不周詳審察。其關係于後來軍事上之勝利。不重且大耶。識見之宏遠。才具之開展。早爲（律非弗斯）所驚服。遂引援爲丈量官。頗極繁忙。供職三載。纖悉無誤。時則與（律非弗斯）之居處相近。常得過從。乃於其書齊飽閱載籍。才識大增。而於大家（鴉知嵩）之所著作。尤爲彼所愛賞云。

風雲變態。正英雄立功之好機會也。時則英法以殖民事業兩相齟齬。至此而戰端遂啟。（卽法人聯合亞美利加土人與英人之戰）赫赫有名之華盛頓。爲世人所崇拜所愛敬者。遂乘此時勢。而出現於世界矣。

第二章 英法殖民地之戰爭及陸軍大佐

溯自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基利多法科侖布。)
發見「亞美利加」後。歐洲之人。爲之震動。西班牙最著
先鞭。各國政府。羨其地之豐富也。爭使人前往開闢。至十七
世紀之末葉。北美大西洋沿岸。各國之殖民地。幾爲之滿。先
是西班牙領地。在「中央亞美利加」。即今「墨西哥」及
「弗羅利達」地方。法蘭西領「北亞美利加」之北部。即
今所謂「加拿大州」之東部。如「圭培克」。「新不倫瑞
克」等處。沿「米西西比」大河至「墨西哥灣」是也。英
國殖民地。介在其中。即「故毡里牙」州及大西洋沿岸之
南北皆是。而荷蘭之殖民地。點綴其間。不成片段。此大略情
形也。然能占領廣大之殖民地。而有勢力者。實惟英法二國。
故常因擴充境土。兩相齟齬。積日累月。軋轢愈甚。又屢因本

國戰爭。其影響遂波及于殖民地。一千六百八十九年至九十七年。此九年間戰爭一次。名曰英王（維廉）之戰爭。一千七百有二年至十三年。此十二年間。又戰爭一次。名曰女王（安）之戰爭。一千七百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此四年間又戰爭一次。名曰（若爾治）王之戰爭。前後凡三次。屢戰屢和。迄無結局。識者早知後患之不遠矣。

惡因不能結善果。此定例之無可逃者也。去（若爾治）王戰爭後。僅閱三年。而英法因殖民地境界之問題。果又生藤葛。法人乃煽動土番。侵英國國境。人心皇惑。遂於殖民地募集民兵。其時（華盛頓）者。年已二十。爲血氣方盛之青年。嚆昔壯志。既未得遂。乃請于母氏。決計委身于陸軍。當日民兵之組織。州分數區。每區置少佐一名爲之將。委以民兵之

檄閱監督練兵三者。(華盛頓)今得友人之周旋。故亦有使督一區之命令。而彼之愉快何如也。乃熱心從事于繙閱兵書。講兵家者言。甚有心得。遂以盡己之全力完全其職任爲要。

(華盛頓)之受命令也。未幾其長兄(魯倫斯)得病。從醫者言。遷至(碧巴道示)養病數月。兄病少痊。而(華盛頓)忽染痘疹。大爲所苦。後幸而獲愈。而其兄之病仍未瘳也。擬于明春往(卑吾也打)導納溫和之氣。(華盛頓)先歸(故毡里牙)及兄至(卑吾也打)遺書其妻。命之速來。謂病勢復增。不得已。還自(故毡里牙)而其兄之病已漸次危篤。于千七百五十二年七月廿六日。遂至不起。遺一妻一女。遺囑幼女如不能長成。以(茂吾威倫)產業爲

其妻養老。妻死。則與其弟（佐治華盛頓）承受。（華盛頓）
一既受遺囑。處置井然。而其時仍不怠于職務。『故毡里牙
一州知事（兒笠別顛屈地）者。分『故毡里牙』爲四大
隊區。命（華盛頓）監理北方之一區。而其大隊區者。無論
何方。各有重大之責任。觀其所委之年少士官。則州知事依
賴若何之才智與手腕可知。時千七百五十二年。而（華盛
頓）方二十二歲也。

越一年有一可驚可愕之事。大有影響於國民者。突然落於
（華盛頓）頭上矣。初英法殖民地之境界。以未能判然確
定。故互爭『亞力根利』山脈之西部。『倭海阿』『美西
西比』之沃野。法人則謂此地爲其國人所探見。故得享有
領地之權利。英人則謂此地。早從土人買得。相持不下。故法

人率兵從「加拿大」侵入「倭海阿」。誘土人使襲英民乘隙欲于「倭海阿」建城塞。故殖民地知事欲求一人先馳見法軍總督。詰其以如何之權利。侵犯英國王之領土。以如何之目的。留滯於其地。而「華盛頓」則雄毅果斷。早爲衆人所推服。故遂以是命見委。

既而法軍之在「倭海阿」者。築許多之堅壘。誘土人而破壞英軍之小壘。捕貿易商人。將送之於「加拿大」。其時「倭海阿」土番之酋長大驚。使之詰問。法將答以我之土地。惟我之意所爲。悍然不顧。不得已求援於莫州知事。得報。即使「華盛頓」領文於「威利忌力」出發。時千七百五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也。

「華盛頓」者與土人四名。法語繙譯官一人。偕已至「威

利忌力。』得遇紳士（化鷄示。）通其地之情況。遂邀作鄉導。於是同行七人。漸離殖民地。深入不毛。而昔之爲（律非弗斯）卿探檢（亞力根利）之四近者。此時乃大得其用。既又進（倭海阿）大河之地。至（亞力根利）（孟加侖）二大川相合處。（華盛頓）攷察形勢。眼光炯然。謂是要害之地。宜築城塞。其後卒建（刀昆示利）砲臺於此。自此沿（倭海阿）大河而下。約二十英里。至一村落。集土人之酋長。開評議會。說奉使前來之旨。以通知州之情意。留數日。乃行向法指揮營進發。土酋另撥四人護衛。抵（溫蘭高）。時法軍之大尉（專加利）施種種之謀略。離間土人。以欺誑（華盛頓）。法軍指揮（失卑亞利）。時在（衣利示）湖之南十五里（佛蘭治忌力）駐筭。久之。乃導（華盛頓）

一往見傳（顛屈地）之使命。而（失卑亞利）之答書甚簡。大約謂已亦奉長官之命令。來守此「倭海阿」城塞。惟知盡已之責任。一切辦法。當稟明長官定奪。遵照施行云云。一華盛頓一見此。知無能爲。乃探記其城塞陣法兵勇之強弱。一一登載。而返歸途。其危險與困難。更有甚於來時者。

「威廉拔革」之途。素以危險著。凡過此者。攀斷岸。登絕壁。越峻嶺。涉深谷。蠶叢鳥道。殆不是過。況今當凜烈之嚴冬。積雪沒途。寒風砭膚。冰塊陡墜。則趨避失所。波壑怒沖。則濟渡乏術。彼護衛之土人。受法人之教唆。中道辭去。法軍之間諜。又邀之于途。被砲擊者數次。愛馬忠僕。既仆又起。屢起復仆。卒至駢葬于雪山之中。空逐主人之影。遂與春雪同融。由山澗而下。不知去向。一華盛頓一乃抖擻精神。以缺練之身。沖

破荒烟而過。而與之馳逐者。惟（化鷄示）一人而已。時則滿地積雪。一望如銀。從何處覓糧。何家寄宿。不得已。蹲臥道旁之雪土。或鎮日不食。瀕死者屢。而華盛頓不撓不屈之精神。自此而益磨鍊。愈發揮其勇氣。至明年一月廿六日。始自「威廉拔革」歸。而（化鷄示）遂隸屬於彼之部下。

知事（顛屈地）得法軍之覆書。大怒。決計厚聚兵力。防法軍之蠶食。更募兵勇三百。使隸（華盛頓）部下。命檢察要害。築城堡于（卑拔哥）之地。而知事猶以爲未足。再募民兵。以（吠禮）爲大佐。使當指揮官之職。升（華盛頓）爲中佐。而使副將（都侖）大尉築城砦。民兵卽駐紮於此。法將（科特）率法兵與土人。沿「亞力根利」河而來。從事於工事之（都侖）大尉。被法人襲擊。而捕獲其兵士。大尉

乃親自執役。而完其工。名曰『刀昆利』城。

此報之達於『亞力根利』也。(華盛頓)直送書于諸州之知事。說補充兵之必要。已則近『辣得倫克』。于是『希柯根利』沿岸築一城。奮勇前進。然是時法軍之勢力頗爲雄厚。中途得諜者來報。乃急進至『忌利蔑道』。(大草場)施防禦之策。以待法軍。未幾(化鷄示)來報。說法軍之一隊。去『忌利蔑道』僅五英里。(華盛頓)聞之。決計設法捕獲。乃親率兵士四十名。乘夜竊至土人之村落。誘其酋長。突然攻擊法軍。斬其將(遭捫威利)。兵士或死或傷而走。虜廿一人而退。時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廿一日也。其時(吠禮)大佐病斃。(烟利示)大佐襲其後。(華盛頓)乃集『故毡里牙』兵於己之下。蓋已被委爲『故毡

里牙一州全隊之指揮矣。而（華盛頓）用炯眼觀察。早知法人爲（遭捫威利）之敗。必前來復仇。故修復「忌利蔑道」牙營。以防禦之。名曰「厘些舌地」砲臺。當是時察法軍之形勢。在「倭海阿」之野。以「尼加拉」塞「雷勃」塞爲根據。而「刀昆利」砲臺。主箭數萬之大軍。自西方而進。攻英領殖民地之中央。於「桑羅稜索」灣頭。築「求拜革」堅壘。巍然高聳於「番芬崙」湖畔。築「第崑代洛」古龍波音。欲從間道迫「紐約革」。以「路易司巴爾」阿嘎地亞。二砦。近於國境。屯兵士數千守之。爲窺伺殖民地之地步。而英領殖民地。則當時之情形。遠不及其平時。無常備軍隊之制度。今又來此大紛擾。民兵之募集。亦未足額。兵器彈藥之備。又不完全。城塞之守。不能堅固。

故法軍侵入國境之日。即可爲諸城陷落之日。如是則無英領殖民地也。而敵軍於是時。方集全力於「亞利根力」一方面。而守此方面之「華盛頓」。其責任之重大。迥非他人可及。彼熟思審慮。計惟有於「亞利根力」之西。牽制法軍。則英國始可乘間而完其殖民地之兵備。故「華盛頓」當此地位。所有策畫。使現在之法軍。不得進東方一步。乃設法而擊破法軍。則英國始能無患。而是時幕下之「麥根」大尉。自英國派遣而來。頗反對「華盛頓」意見。謂不如退守殖民地之國境爲得。「華盛頓」固執已見。謂退守國境。欲計吾隊之安全。寧使吾軍屢屢失敗。防之於途。且戰且退。庶可遏其進路。以完殖民地之備禦。因奮然率「故毡里牙」隊。隔敵軍數里。占領一地。以爲防敵之根據。或報法軍已率

大兵而來。相去甚近。乃退而阨。『奈散塞。』勵『故毡里牙』聯隊。當敵之大軍。(麥根)大尉稱其必失。(華盛頓)叱之曰。胸中有策。又何足憂。遂督促士卒。使補防禦之所。不
完全者。

既而敵軍大至。砲擊頗猛。我軍寂然不動。虛若無人。及敵兵迫塞。我兵吶喊衝出。伏兵相應。勇戰奮鬥。敵兵之死者不計其數。彈丸雨下。敵兵亦抵死不退。奮勇越尸而進。互不相讓。日已暮。不得已而各收兵。法將乃遣(臺槐)來議和。(華盛頓)乘其機。約以『亞利根力』以西。不築英寨。各休戰一年。法將允之。(華盛頓)遂退守國境。此役也。(華盛頓)之兵。死者僅十二名。負傷者四十二名。其部下各人。勇猛異常。此由(華盛頓)之指揮得宜。不失機會故也。知事始

于公衆之前。大加賞贊。此爲千七百五十四年七月三日。殖民地乃得乘間而完兵備矣。

（華盛頓）既與法軍結休戰之約。殖民地之兵備。漸近完全。知事（顛屈地）者。欲於「亞利根力」以西。擇其緊要處。再築城堡。將命攻擊「刀昆利」砲臺。（華盛頓）力諫之。謂遠征隊之訓練未全。兵器未整。而時值嚴冬。動兵非利。且如此則失所謂信於天下。恐智者所不取也。時州會亦以季節作戰。未能供給軍資爲言。知事不之顧。再組織軍隊。貶（華盛頓）爲大尉。屬其部下。遂向「倭海阿」之野進行。此豈有氣概之軍人所能忍乎。（華盛頓）乃解職。飄然遠引。歸臥田里。

英領殖民地知事之速陷法壘「刀昆利」也。亦非無故。第

一之法壘「刀昆利」者。爲「亞力根利」以西之要害。而法軍守此堅壘。在「倭海阿」野之間。則「故毡里牙」及「賓夕爾勒尼安」之州民。不免爲敵兵所攻擊。第二法軍。在「刀昆利」要害以上。若占領「路易司巴爾」及「阿嘎地亞」。則「牛因革耶」。常不免爲法人所狙擊。第三則「古龍波音」及「第崑代洛」。爲自「番芬崙」湖通「紐約」之要路。乃法軍攻擊「紐約」極好之地位。故宜速掃倒「倭海阿」之敵軍。直進擊此二寨也。第四「拿衣嘎拉塞」者。在「衣里湖」與「恩達利奧湖」之間。卽有「恩達利奧」瀑布之處也。法軍領之。常能保護法人與土人之貿易。而「刀昆利」實爲其屏障。故必擊破「刀昆利」。始有著手。第五「求拜革」者。爲「加拿大」地方最堅固

之砲臺。足以左右『桑羅稜索』河之運。命法軍之根據。全在於此。今『刀昆利』既陷。而奪他之要塞。進迫『求拜革』。是所以扼法軍之咽喉。而法軍至此。將不能更向南方出兵。殖民地知事之意見。專注射於此。故以陷落刀昆利壘爲最要之事。不可一日息。然而不用（華盛頓）之言。凜烈之嚴冬既至。積雪沒山野。行軍不便。英軍頗苦戰。既而山巔之冰雪漸融。溪流有聲。法軍乃長驅而來。責英軍之違約。兩軍大戰。英軍敗走。殖民地大危。知事不得已。遂乞援於本國。千七百五十五年春。（畢辣篤）將軍。率二聯隊之精兵。來自英國。至『故毡里牙』上陸。急命爲出師之準備。將軍乃先請（華盛頓）爲大佐。復其原職。以資臂助。集兵於『威兒忌力』。不幸而輜重搬運。大費時日。不能進取。不得已。暫

情「佛蘭年」經理。熱心籌畫。得免困難。軍隊乃奮勇前進。然以積雪融解。諸川汎濫。道途險惡。故阻礙仍不少。（華盛頓）乃屢勸將軍。以爲軍隊宜集於一處。故示緩兵之勢。別遣一軍由間道突進。「刀昆利」塞。乘其援軍之未至。擊之。可一鼓而下也。將軍不能聽。又爲間諜所偵察。法軍之防禦。遂日益完密。以（華盛頓）之忠言而不之用。故未至「刀昆利」。而已取失敗矣。

（畢辣篤）將軍。自率輕騎簡裝之兵士數千而進。使（敦罷）大佐監本隊。而（華盛頓）適于是時偶染疾病。不復能起。纏綿牀褥者二星期。直至進撲「刀昆利」之時。相隔僅十五里。始得追及。（畢辣篤）將軍。千七百五十五年七月八日。實爲「捫壘加希拿」大戰之前夜。今欲詳敘「捫

壘加希拿』大戰之始末。則此書所不能。而此大敗。畢竟自
（畢辣篤）將軍。不納（華盛頓）之言所致也。七月九日
破曉。去『刀昆利』之砲壘僅十里。當渡『捫壘加希拿』
河後。即爲（薄幾）（路麥）二隊伏兵所襲擊。彼時將軍
未識山林陣法。故士卒均集合於一處。遇敵之砲擊。而前隊
數百名兵士。立被擊斃。血肉狼籍。進退失據。將軍諭之不止。
獨（華盛頓）往來自若。將軍乃以全權付之。（華盛頓）
從容指揮。率故毡里牙軍。屢進屢却。終難取勝。是時死亡益
甚。除（華盛頓）外。將士之死亡及負傷者。參不忍觀。（華
盛頓）之坐馬。亦連斃二頭。衣甲洞穿四孔。實有天幸。均未
致傷。往來林中者自如。而此戰爭之激烈。亦可推而知矣。時
（畢辣篤）將軍。尙在陣前。植立不退。忽爲飛彈所中。遂落

馬。於是下令退軍。爲印度兵所追擊。直渡過「捫壘加希拿」河乃止。是役也。士卒之死傷者七百七十餘人。將校實有六十三名之多。（畢辣篤）將軍負傷。至四日後而斃。遂葬於其處。（華盛頓）（敦罷）二大佐。乃收聚殘兵而歸。既至「故毡里牙。」（華盛頓）以病猶未愈。遂告別而回「茂吾威倫」云。

「刀昆利」之役。法將初聞英軍之盛也。欲棄「刀昆利」而退保「羅拔」塞。部下有止之者。乃使（薄幾）（路麥）二隊。要擊之於途。遂得勝。英國殖民地。夙以爲（畢辣篤）將軍。必可取勝。及得報。乃大失望。幸有北部之戰勝。尙可償之。北部之戰勝者何。蓋吾北軍之一隊。於「紐約」州「若爾治」湖近傍。法軍攻擊吾之砲臺。爲我軍所逆擊。而破

之於「梅根」地方。

此殖民地者自「亞力根利」方面失守後。恐法軍之來襲。非難之聲。集於（畢辣篤）一人之身。而「故毡里牙」軍隊中之（華盛頓）大佐。聲名赫濯。稱彼之雄猛而有卓見深慮者。其書函紛至沓來。州知事始則欲引用私人。將左遷（華盛頓）。事爲衆所知。交口譏之。殆無人贊成者。遂隱忍而不敢發。此可見（華盛頓）以偉大之愛國事業自期。而早孚輿論矣。

千七百五十六年。法國政府新派勇將（爺捫襟）至美洲。使爲法軍總督。乘英軍之無備。連破諸城。千七百五十七年。（爺捫襟）合法軍與土軍。自「加拿大」入「紐約」。圍「左治」。湖南岸之「噉林牽林」塞。城將善戰。尙隔十五

英里。英塞之將。乞援於（威拔）將軍。而（威拔）將軍。懼法軍。不敢往援。城遂陷。將士多屠。如是而法軍到處獲勝。其領土之擴張。幾廿倍於英。

英法殖民地之形勢如此。故（華盛頓）雖鬱鬱不得志。而不許其退隱。令再編軍隊。又以衆人之推薦。而上官以總督之任見委。雖然。彼既屢遭反覆。今又遇殖民地之危急。不得已仍強被起用。豈可漫然諾之乎。遂提出條件曰。必殖民地軍隊將官之任命權。委於我手中。軍制之改革。一從吾之意見。乃敢從事。時機已迫。此條件遂得承諾。彼乃佩將軍之印綬。出其全力。而改革軍制。嗟乎。當時殖民地之兵制。豈吾所忍言乎。其所集之兵士。無非因事端已起。急行召募。類皆烏合之徒耳。其武器則集自四方。並不一例。故軍隊率無訓練。

之足言。疲困散漫。無兵士之規律。各從其意志之自由。臨事而遁。恬然不以爲恥。故自（畢辣篤）將軍。在「捫壠加希拿」大敗以來。殖民地民兵之組織。僅足以支國境而已。先是法軍席以戰勝之餘威。威嚇土人。使援己之軍隊。又誘之而使劫掠英領殖民地。法軍則屯於國境而窺吾之虛。吾軍不遑他顧。土人成羣來侵。州民雖常訴其苦。而民兵亦無如之何。僅英軍總督（些利）將軍。在北部殖民地駐紮。法軍畏之。自是不大來襲。殖民地之心稍安。

目擊此光景之（華盛頓）。知改革軍制之必要。自爲指揮。而竭力從事於此。知民兵之不可不足額也。則募集其壯勇者。知器械之不可不備也。則運造藥彈。如軍隊中必需之衣服器具天幕等。不可不集也。則設法整備。知將校之不可不

教也。兵士之規律不可不一致也。則教訓之。操演之。然而募集自由之民兵。使服嚴格之軍隊規律。固非常之困難。然而募集自由之民兵。使於一期限間。從己之意志。不至臨時散去。更談何容易。雖然。使殖民軍之強盛。不能不先於此著手。華盛頓今既握刑賞之權。斷然行之。凡不從己之命令。或去軍隊。或亂規律者。一以軍法處治。決計爲軍制之改革。

雖然。欲成就此。非一朝夕之力也。(華盛頓)一期於二年之長歲月。必使奏功。此二年中。不知經幾許之困難。土人之侵入。既絕無間斷。如有時則土人數百成羣。而深入國境。不獨劫掠財寶也。一村之人命。悉爲所犧牲。以彼等殘忍之斧鉞。用吾善良之殖民人血液以澆之。可慘孰甚。(華盛頓)徒以民兵之不敷分派。不能救此被難之民。於是謗言大起。謂

總督視州民之困難。漠不關心。(華盛頓)告以兵備未完。非己之咎。諸人不能以此責己。自是見責任之煩雜。陰有退心。僅以友朋之勸慰。人民之懇求。事遂中止。又如有時自本國派遣來之(的窩地)大尉。不欲隸於殖民地士官麾下。屢次不用(華盛頓)之命。遂爲總督所罰。(的窩地)大怒。訴之於亞美利加英軍總督。(華盛頓)不得已。前往「波士頓」。馳行至二百五十英里。謁見(一些利)總督。陳論其事。益詳述己之意見。(一些利)一見大喜。待遇極優。命的窩地大尉。屬於殖民地總督之幕下。故當時之事權。漸能歸一。全軍將士。無一人敢不用命者。雖然。困難之事。非可卽已也。彼所最苦者。卽糧食衣服之供給。其量常不及兵士之數是也。而尤以時屆嚴冬。最爲彼勞心之日。士卒之怨咨。不絕。

於耳（華盛頓）恐其離心。乃自與士卒同其起臥飲食。故將士感激。有爲之泣下者。觀此而彼以一身當職務之衝。盡力以改革軍制。決非他人之所企及。使非仁慈如彼。不撓不屈如彼。勵精尅苦如彼。則決不能也。

旣而華盛頓之改革軍制。漸奏其效。殖民軍以精銳聞。然而以如此長歲月之勵精尅苦。又暴露於風雨。此實爲害彼康健之原因。乃從醫師之忠告。暫休養于「茂吾威倫。」時于七百五十七年七月也。濯此心於故鄉之明月。浴此身于邊邑之清風者。凡數閱月。而康健復舊。翌年三月一日。遂還于殖民地軍隊之牙營。「威忌司頓。」

會是時英廷擢（威林必）爲樞密大臣。其炯眼早察知英法殖民地。不能從速結局。則其損失利益甚大。故特派精銳

之陸軍及艦隊前來。將使大舉。又簡（亞卑琴關被）接統軍事。（華盛頓）依然監殖民地軍。本國之將校。與殖民地之士官。至是已屢屢衝突。乃從（威林必）公爵調處。使權利得以均沾。於是兩釋前嫌。定議先攻『刀昆利』砲臺。（亞卑琴關被）將軍之兵。屯紮『左治』湖。先會（傑骨）大佐。于『賓夕爾勒尼安』之中央。張牙營。而集殖民地之軍隊於此。部署既定。將進擊法軍。七月（華盛頓）率『故毡里牙』軍隊。進由『金巴倫』砲臺。以雪（捫壟加希拿）之大敗。將攻擊『刀昆利』。各以先戰勝者爲榮。（亞卑琴關被）別開一新道進軍。（華盛頓）說以由舊道之利。不之聽。故其本隊駐紮于『雷牙兒堅蘭』。而新路之竣。遙遙無期。十一月之終。（華盛頓）乘法軍之不備。請爲全軍

之先鋒。將數千之兵而進。先命（哥蘭特）少佐偵察敵軍。敵兵覺而擊之。（華盛頓）則麾「故毡里牙」軍隊而進。法兵遂舍城乘舟。航「倭海阿」大河而遁。（華盛頓）亦不窮追。直入城而監英國國旗于城壁。翌日而（亞卑琴關）被一將軍至。

進向「魯爲示卜」之一隊。爲（烏兒夫）將軍率之。先略「亞力根利」。千七百五十八年。遂進兵而與敵軍會。劇戰數次。終陷「魯爲示卜」。而進向「拭根打碌架」及「求萋吾潘」一隊。爲（科鴨示）將軍所率。其一被（爹捫襟）所擊破。敵兵遂敗走。城全歸于英軍之手中。向于「奈阿蘭」塞之一隊。爲英將（西里）所率。屢戰未勝。遂用長圍以困之。千七百五十九年。卒降其衆。

法軍所有之堅壘。今爲『求拜革』一城。『求拜革』者。夙以險要稱。堅固無匹。其壘在『桑羅稜索』河灣頭。左右爲川。屹立絕壁之上。高出于水面者凡二百碼。法將（爹捫襟）一盡精銳守之。英軍之勇將（烏兒父）一率兵八千名。圍其城。雖屢次進攻。然常爲敵所擊破。乃相度形勢。立一奇策。乘船竊于夜分。沂流而上。于敵壘沿岸。視其傾斜較少之處。攀藤附葛而上。既至其顛。英兵吶喊而進。守兵驚起。急出抵禦。遂與法軍大戰于『亞被利威坡』平原。時千七百五十九年九月十三日也。此一戰也。頗爲劇烈。實關係於英法二國之雄將。及其運命。當搏戰方酣時。（烏兒父）忽爲飛彈所中。昏暈仆地。大呼曰。吾殆矣。叱左右力戰。勿亂軍心。旋聞左右大呼曰。走矣。走矣。（烏兒父）瞬目奮起曰。誰走耶。左右

曰。敵軍敗矣。烏兒父曰。有是哉。吾死且瞑目矣。遂轉側而逝。敵將（捫襟。）收集敗兵。亦爲銃丸所擊。遂斃。法軍乃降。翌年陷「捫地利兒。」於是「加拿大」全部。悉爲英軍所得。法人不得已議和。而英法二國之全權委員。會於法都「巴黎。」而議平和條約。締結調印。自是英國得「弗羅利達」之地於西班牙。得「米西西比河」之地於法國。嗚呼。英法殖民地戰爭。至此而卒。以勝利歸英國矣。是役也。前後凡六年。犧牲生命數千萬人。而軍費又不知凡幾。然英國自此次以後。其領地增至幾倍。英國之旌旗。赫赫有色。大爲世人所注目。而亞美利加之土番。亦不敢再犯殖民地焉。於斯時也（華盛頓）唱凱歌而還。不慕榮利。倏然有歸隱之志。蓋見軍事之救平。而在營伍中之無所事也。十二月遂

上書辭職。而歸於「茂吾威倫」。其部下之將校。及軍中之司令官等。當彼之去。皆依依不舍。臨歧握手。含淚而別。此見情愛之感人深矣。彼服兵役。前後凡七年。於慈愛之深。見彼之精神。於堅固不拔。見彼之意志。於操縱卓越。見彼之才能。故彼之德望。今殆爲世人所公認。彼於此間所爲之事業。及其自信與能力。大有經驗。彼雖不自知。而於彼將來所立之地位。其利益固自不少耳。

而其間又有一事。可以理筆而記者。則與「孖地加示地示」夫人結婚是也。彼蓋富於愛情之人。當十七歲時。曾欲與「魯倫篤被治」者訂婚。惜該女早世。蘭摧蕙折。大足以傷「華盛頓」之心。而悲哀常印之腦中。及從事測量時。主於「律非弗斯」氏之家。見「律非弗斯」夫人之妹。色藝雙

絕。性情間淑。兩相傾慕。因思念之迫切。遂介己之親友。致書於女之兄。使之轉達。以慰飢渴。其愛情之濃。與節操之富。均可想見。會以英法殖民地之戰爭起。戎馬倥傯。國家多難。坐奪彼之豔福。殆彼蒼之有意留難之也。及戰局告終。英國之威名。震耀寰宇。人人復見太平。而華盛頓適於「故毡里牙」客舍。見「孖地加示地示」夫人。情投意合。遂訂終生。夫人者爲「專丹地列治」寡婦之女。才色並茂。「華盛頓」敬愛臻至。擇日完姻。偕老之契。誓守於終身。同夢之歌。勿諼於夙夜。自後遂連得子女二人。皆爲華盛頓所鍾愛。惜其間一男夭逝。爲畢生之憾。雖然華盛頓策興國之事業於他年。羣仰之爲北美合衆國建國之父祖。目下數千萬之生靈。雄飛於宇內。無一非彼之愛兒。然則華盛頓者。亦當含笑於地。

下矣。

第三章 英國王之壓制及州會議員

千七百六十三年。英法殖民地戰爭之事告終。於「巴黎」締結平和條約。英國之國旗。俄然而增光輝。東凌法國。南壓西班牙。新大陸之沃野。已讓英人之獨步。殖民區域。日益擴張。延及十三州。人口繁殖。至二百萬之多。金銀充滿。米穀豐富。而山高水清。氣溫土肥之邦土。凡數千里者。將永歸大英國之版圖矣。然而英王當此志得意滿之秋。貪亂壓制。無所不至。是所以促殖民地革民之機運。進而爲英美七年之獨立戰爭。北美自由合衆國之基。於是乎啟。然而北美之獨立史者。華盛頓之歷史也。凡華盛頓之歷史。其大半見之於北美獨立之歷史。故今先就北美獨立之歷史。論其起因。

歐洲各國之殖民于亞美利加也。或愛自由。或愛財寶。雖然一蹈其地。則其所受者。無非爲土人之襲擊而已。經營有年。冀食其報。一旦遇凶猛土人之襲擊。化爲灰燼。其頭骨置之土人之爐旁。以爲玩弄燒燬之具。是知立于其間者。欲擴己之境土。而謀生活之安全。非自賴其身不可。非自用其腕與劍之力。不能有成。然則處此苦境者。有不振起自己之精神。而愛自由者乎。彼等之自由主義。益益發達者。職是故也。當各國殖民地之競爭。暫時一靖。而優勝劣敗之理。轉足喚起殖民地之人。自認其力之可用。適值當時之英王。以壓制爲得計。故十三州之人民。奮然蹶然。有稱自由萬歲者。有稱不自由毋寧死者。乃翻反旗與母國決戰。建自古未有之新政府。此美國獨立以前之狀態也。

初殖民地之政治。英君主所許與于殖民會社者。僅認其占有土地之權利。至于永久自治之權利。不之許也。故殖民事務之管理。或支配之人及知事等。皆受國王之指命。自英國派來者也。實則新大陸殖民地之支配權。全在國王之掌握而已。以此英領殖民地凡人民所得商業之利益。必入國王之寶庫。而其使用之權。國王握之。人民又不許顧問。殖民人以己之勞力。己之資本。不能得相當之利益。專制如是。識者早知其有後患矣。而觀殖民地當時之景況。其法律又極峻刻。如政治事務。則爲立于高等之地位。而富于財產者。佔而有之。父授於子。順次遞傳。平民不得插足。如教育事業。不論人民之所欲者如何。殖民地之知事。恐教育隆盛。人民將倡言自由獨立之說。故陰施其妨害之手段。因之而殖民地大

爲慨憤。當時最大之都市。如「紐約」如「波士頓」。紛然起事。不問老幼男女。相集而起。立市民會。皆以同一平等之權利。而談論地方事務。因之又磨練自由共和之精神。而發達之原因也。此事既行。以地方遼闊。不得不以市郡之代表者。敦促州會之組織。而各州爭起應之。時（華盛頓）于結婚後。爲「勿爾吉尼」之代表者。遂至「故毡里牙」之州會議場。

此殖民地之戰爭。究其總因。則人民離鄉去國。辛苦經營。與其母國于廣漠之沃野。與赫赫之威權。而母國之報酬之者。乃轉以威壓刻酷之手段。魚肉其民。鬱久必發。奮起而回復其勢力。以冀償其心中之希望。而貪欲之知事與殘忍之英國政府不知也。以爲殖民地者。乃母國之隸屬耳。故課以苛

重之租稅。禁遏諸種之製造業。犧牲殖民地之利益。而保護其本國之工商業。又發航海條令。制限輸出船舶。使殖民地之生產物。必先輸入英國。以應市場之需。而英國政府。又語殖民地曰。此次英法之戰爭。全爲保護殖民地人民之利益。及安寧起見。而經費之所支出者甚大。此種經費。須殖民地償還。故不可不出相當之租稅。至此而殖民地之人民聞之。大爲激怒。一時勃不可遏。謂以殖民地之財。治殖民地之事。更何不可爲者。吾等本可獨立自治。奈何以屬邦視之哉。今以屬邦相視。橫征暴斂。未有代議士之許可。非不正當之賦稅而何。其時有一派德里克亨利者。在「故毡里牙」州之公會黨中。對數千之公衆。振其懸河之口辨。鳴英國政府之暴逆。又謂英國議會。決無課稅殖民地人民之權利。并極

力證明英王之悖亂。終則厲聲曰。昔羅馬王（愷撒）時。有（不盧多）。英王（查列斯）第一時。有（格林威爾）。今（若爾治）三世。言至此。語少塞。其時公會堂內。已有大呼起叛者。勢頗騷動。（亨利）更大聲曰。嗚呼。（若爾治）三世。不可不鑑於此也。論旨明快。人心益復激昂。

雖然。英國政府。尙以爲不必顧忌。更發行印紙條例。凡殖民地一切物品。必當貼用規定之印紙。以之彌補國債。然此條例之發行。實所以催促殖民地人士之抵抗心。人民集議。共誓不用此印紙。而此條例之實施期日。爲千七百六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於是（亨利）（均遜）之徒。鳴鐘懸旗。激動全國。（亨利）復立於「故毡里牙」之公會堂。慷慨而爲有名之演說曰。若不與吾於自由乎。毋寧速吾死也。

英國政府見此情形。知政策之未可實施。乃廢印紙條例。更頒新法。課收茶玻璃布紙等日用物之稅。置收稅局於「波士頓」府。既又思借兵力以威脅之。使得達己之目的。殖民人益愈激昂。謂英國議院。決無課稅之權利。不法之課稅。決無服從之義務。共示抵抗之決心。誓不使用英國之製造品。使己之妻女製日用諸品。地方人民所用之茶。代以他種樹木之葉。決不使用英國輸入之茶。英國政府知不能達其目的。免他種課稅。而茶稅獨不免。「波士頓」之市民。猶以爲未足。時寄泊於「波士頓」港者。有茶船三艘。市民乘夜竊入其船。破其箱。投茶於海而去。英政府聞之。遂赫然大怒。而謀所以處置之方法云。

先是英將（蓋治）率兵侵入（波士頓）府。將以威力壓

抑市民。因之而與市民之衝突起。至於殺戮數人。是謂「波士頓」府之虐殺。

殖民地人民。見此慘狀。羣情洶洶。英政府悖虐之報。傳之四方。全部鼎沸。各州之志士。乃會於「費爾治尼阿。」公然與英政府抵抗。實千七百七十四年九月五日也。而自「故毡里牙」州所來之代表者。凡七人。（華盛頓）亦其一也。

（華盛頓）自結婚。至于此時。凡十五年。常爲州會之一議員。初則代表「勿爾吉尼」郡。既則以在「茂吾威倫。」代表「律非弗斯」領地。彼之在州會也。偶發一言。必極有關係。表其明晰之判斷力。陰然於州會中占有勢力。爲全議員所公認。而（派德里克亨利）者。早識其有偉大之腦力。歎爲非常之人物。時以英政府之壓制。殖民地人民。已到處激

昂。(華盛頓)乃開「律非弗斯」郡會。而鳴英政府之非。謂不可不用其抵抗力。一郡之人。無不憤激。決計與英政府反對。(華盛頓)乃帶此議案。至「故毡里牙」大開州會。會中議決。遂指定七人爲代表。前赴「費爾治尼阿」殖民地議會云。

各州之代表者。集於殖民地議會。凡五十三人。悉携取其各州會所議之議案。從議會多數人之議而議決。認各州均有投票之權利。而議會又推一派德里克亨利爲議長。而決議曰。

英國政府。如以兵力斷行課稅。吾殖民地人民。當合全力以抵抗之。若爲「馬薩諸塞」州民。困於英政府。則當設法保護。無使壓制。全殖民地。今以十分之決心而決議此

事。苟有怖英政府之威嚇。蔑視同盟。不遵法令者。則吾全體人民。當照律懲治之。

一面又送書於「加拿大。」訴英國政府之暴逆。德憑之使爲共同之運動。一面馳使於母國。說殖民地之人民。爲保全自由起見。並不敢暴動。請英國王允許之。

當時殖民地之人民。其程度如何。則會中之人才濟濟。而尤以（華盛頓）爲之冠。觀於（亨利）所著之筆記而可知矣。一日（亨利）歸家。或問議會中之議員。以何人爲最。（亨利）答曰。若論雄辯。則「南加羅利達」之（威律治。）足見一日之長。至於有健全之腦力。負全國之望者。更無出（華盛頓）大佐之右云云。及議會既閉會。（華盛頓）歸家。招募義勇兵。拔其尤者。使爲步兵士官。教練之而自從事

於監督。

是時殖民地之人民。窺見母國之形勢。仍固執而不稍變通。英之國王。信內閣及殖民地知事之譎言。所守之志益堅。故全殖民地。均大爲覺悟。獨立之概。曾不少挫。而英之政府未之悟也。輕視殖民地人民。以爲不過小小之叛徒耳。提一隊之兵旅而入。則任意蹂躪。更無阻遏。英前相（關特）論殖民地人之未可輕視。亦不之聽。千七百七十五年二月。直指「馬薩諸塞」州民爲叛徒。委將軍（蓋治）以精兵。使守「波士頓」灣口。同年三月「故毡里牙」州會再開大會。決議亞美利加爲獨立國。其發起則仍出諸（派德里克亨利）之口。

第四章 獨立戰爭及美軍總督

守「波士頓」埠頭之（蓋治）者。知府民已具武器。蓄糧食。將乘其不備。進佔據之。府民諜知其謀。防禦益固。進據「勒星頓」之高原。英兵進擊之。屢爲所敗。後以衆寡不敵。遂退。英兵奪其輜重而還。是役也。民兵死者七人。實千七百七十五年四月十九日也。

英兵乃轉方向而入于「崑哥特」。破壞民兵之輜重及糧食。頗極暴虐。民兵襲之。亦以兵少而退。會（巴德利革）少佐。率新兵來援。「崑哥特」之民兵。共擊英軍。英軍見民兵新加。其勢甚盛。退保「波士頓」府。民兵知之。散據各要地。破橋塞路。攀樹梢。隱牆垣。而遮擊英軍。砲聲所到。英兵必死數人。及退軍後。英人檢其籍。死者已及三百餘人矣。

「波士頓」之戰報。一傳至內地。全殖民地之士民。奮然而起。農夫棄鋤。職工罷業。老幼皆荷武器而集。愛妻飾劍於夫之腰。慈母祝天之加惠。而送其愛兒。使以一擊而振起自由獨立之精神。其時有一老嫗。送其二子從軍。將訣。老嫗與其兄一烏銃。鎔錫匙爲丸。與十六歲之弟一物。則鏽壞之古劍也。泣語之曰。我欲汝輩死戰。恨無刀可與。次子曰。兒奪怯夫刀以進。阿母惟見兒勦敵。勿以無刀爲念。又有一農夫之子。年尙未滿十五歲。入民兵隊。將至「波士頓」。過己之家門。老翁倚閭而語之曰。噫。汝此去當爲國民盡力。汝隸于將軍（華盛頓）之麾下。當勇猛奮鬥。以增國之光寵。不然。無顏再見汝父也。殖民地人士之意氣如此。相送相勵。吶喊羣聚。未幾約有二萬餘之民兵。齊集于「波士頓」之郭外。

「波士頓」之戰報。如野火之焚枯草。刺戟全部殖民地之人心。自「馬薩諸塞」至「覺第亞。」十三州中。更無一人奉知事之命者。國民既如沸如狂。州知事不知所爲。皆懼而遠遁。各州之委員。會於「北嘎洛利」州之「憂洛特。」最後決議。則願以生命購自由。於是草獨立檄文。布告天下。是爲獨立布告之始。

此時民兵之驍將（伊薩俄崙。）將民兵數百。攻英人「第崑代洛」之堅寨。寨在「香芬崙」湖之前。（俄崙）設奇策。乘夜渡湖。達於寨下。鼓噪而上。守兵倉皇狼狽。不知所爲。遂爲（俄崙）所破。悉收其兵器彈藥。虜兵數百。而民兵未失一卒。此千七百七十五年五月十日也。越二日遂陷「求婁吾潘」砲臺。殖民地之兵氣。爲之一振。

陷「第崑代洛」寨之日。殖民地再開第二議會於「費爾治尼阿」府。（華盛頓）本被舉爲議員。至此議會時。公舉（披頓兒蘭多爾父）爲議長。後以病辭職。舉（專慳各）代之。及「第崑代洛」『求婁吾潘』之捷報既聞。議會大加贊賞。惟是時尙欲與母邦言歸於好。一面編制防禦軍。選委員。而命募聚民兵。整理兵器藥彈等事。是時英國之頑固。仍無異於昔時。遣使講和。亦不之納。殖民地乃決議大修戰備。與英國反對。公舉（華盛頓）爲委員長。而又以軍費無出。議會中議決發行紙幣。時適有英國兵艦入「波士頓」境。承英君主之意旨。仍取蹂躪殖民地之政策。民心益憤。將大懲創之。議舉威望素著者一人。爲殖民地軍之總督。則事權歸一。而人民不至散漫無著。然苦無其人。時有（亞磴）

者。于議院之中。主張（華盛頓）之足當其任。衆議僉同。六月十六日。（華盛頓）至議院。議長乃將其事告之。（華盛頓）再三辭謝不許。乃允諾。因曰。余今承諸公寵命。未容委却。然自思職任重大。於兵學之知識。甚爲淺薄。恐未足勝任。良用愧慙。今國家當存亡危急之秋。議會諸君。不以余爲不肖。以此重大之責任見委。余惟有粉身蓋骨。以保衛邦家而已。遂帶總督印綬。聞「波士頓」之急。卽率兵往「于勃里治」。而英軍已列陣以待矣。

曩民兵之圍「波士頓」也。英國勇將（敵威卑該）（忌鈴頓）二將。共率精兵來援。爲進襲「波士頓」計。將據「晚霞邱」南「別利斯山」之要害。「晚霞邱」者。突出「波士頓」灣半島之一邱也。高約一百十二尺。「別利斯山」

「高約六七十尺。兩山之頂相距約七百碼。下可瞰『波士頓』府。敵若據之。則『波士頓』府亦非我有。（皮利示葛）大佐率民兵一千守之。六月十七日。英兵盡銳來攻。而民兵之數。尙不及英兵三分之一。聞報後。盡舍鋤携劍而來。遠非英兵之敵。然（皮利示葛）（勃得南）二將。甚爲勇敢。命兵士不可虛發一砲。必待英兵近在十步以內。乃一齊施放。衆兵堅守約束。英兵應聲而倒。屢進屢敗。死者不可勝數。嗣後又率新兵進攻。而民兵彈藥已盡。無可如何。（勃得南）乃勵衆出寨。勇往奮戰。漸開血路而退。『波士頓』府遂爲敵所據。至七月二日。華盛頓漸達『干勃里治』。實戰後之二週也。

彼自『費爾治尼阿』之赴『干勃里治』也。彼之德望。與

英法殖民地戰爭之威名。到處喧傳。衆人以尊敬與熱心迎之。進屬於彼之旗下者甚多。彼既至『干勃里治。』召集軍隊而檢閱之。其十分之九。皆爲新募之兵士。無可被之衣服。無可戰之英武。無可使用之彈藥銃砲者也。今以此而抗精銳之英軍。恰如驅羣羊與虎鬥耳。華盛頓乃先籌兵器彈藥之供給。及全軍之衣服。而兵士既無規律。不足交戰。不可不訓練之。一面於殖民地施政之不統一。則供給有不靈動之憂。一面於富於自由思想之軍隊。不知兵士之苦。兵士者當服嚴格軍隊之規律者也。（華盛頓）種種憂慮。以爲不可與英對敵。彼自此時至『波士頓』之役。摻澹經營。未可名狀。千七百七十六年二月。將渡冰河。攻擊『波士頓』之英軍。冀以一戰振作士氣。以砲兵器械之不足。訴其事于議會。

其函中有一節曰。予立于現今之地位。其心中有非常之痛苦。不能不爲表白。于一方面。則爲訓練與供給而痛心。于一方面。則爲萬事缺乏。至限制作戰之計畫。故愁苦萬狀。精銳之敵兵。既不能不備其襲擊。而吾國民之弱點。又無法以挽回之。種種掣肘。非言可喻。此可以察當時之情景矣。

既而（華盛頓）之兵備漸整。爲砲擊「波士頓」之英軍及碇泊近旁之敵艦計。而占領「多爾地須的爾」之邱陵。「多爾地須的爾」者。亦如「晚霞邱」。爲「波士頓」灣半島之一。而突出於府之右側。相去僅隔千碼。俯瞰「波士頓」。占攻擊之最好地位。美人既據此。則英軍非自邱陵擊退美軍。卽不得不放棄「波士頓」府。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英軍乃決計先擊破美人。分乘兵士於二三之戰艦。欲乘夜

而竊自半島之一處上陸。適風濤大作。不得行。風息而美軍之守備已堅。無隙可乘。英人不得已。捨「波士頓」而去。美軍整隊而入。時三月十七日也。世稱之爲波士頓之大勝。先是千七百七十五年之夏。美將「門德哥米利」督兵攻擊「加拿大」之英軍。陷「生特羣」及「門德利」二寨。唯餘「求拜革」之堅壘而已。而民兵應募之期限已盡。多散歸者。「門德哥米利」獨率少數之兵士。逼「求拜革」。雖有「阿奴德」以「加拿大」之民兵來會攻。然究以衆寡不敵。「門德哥米利」戰死。「阿奴德」亦被創。全軍敗北。而「加拿大」復全爲英軍所占領矣。此耗之傳于四方也。殖民地之兵氣。頗沮喪。會聞「波士頓」之捷。始復大振。英國艦隊之退自「波士頓」也。「華盛頓」分兵守之。而

馳赴「紐約。」乘敵之未來。施市街防禦之工事。英將（革靈吞。）則方以銳師三千。乘載大砲五十門之戰鬥艦。富士篤」等。引運送船三十餘艘。爲征服南部殖民地計。而封鎖「駕來司登」之港灣。猛擊「聖列巴」島之砲臺。又爲守將（茂爾多里）將軍所擊敗。水師提督（波加）僅以身遁。於是南部殖民地之人民。意氣昂藏。忭躍歡喜。不知所措。而英軍亦以「波士頓」「駕來司登」之二大敗。知亞美利加之人民。不可輕侮。七月初旬。英將（虎）率艦隊上陸。至「紐約」之對岸「示地臣」島。致書于美軍總督。議立和平條約。以結其局。而送來之公文。措辭無禮。（華盛頓）特却之。

當是時殖民地之人民。以得此二大捷報。神氣飛揚。不可遏

止。遂以七月二日。開「費爾治尼阿」第二議會。兼「故毡里牙」州會。議決殖民地之獨立。曰。我殖民地聯邦。自茲以往。有自由不羈獨立國之權利。無對於英國國王盡忠之義務。以故我殖民地聯邦。與英國政治上之關係。更無毫末存留。議既決。（阿達穆司）氏以非常之熱心。報之於全國。且曰。我亞美利加未曾有之大問題。既決議矣。今後欲有如此愉快之問題。恐不易再見也。殖民地聯邦。乃宣言獨立。而稱之曰亞美利加合衆國云。

國既立矣。乃遴選委員。草獨立之檄文。分致於殖民地之各邦。又送於歐羅巴大陸諸國。時起草委員之最有名者。爲（遮布孫）（阿達穆司）及（弗蘭克林）三人。彼等草所謂亞美利加合衆國議會代議士之獨立宣告書。首論與母

國分離自然之大勢之理。述之如左。

世運日開。文明日進。因而人事複雜。本爲一國民聯接相
互政治之關係者。分而爲數個之國民。此自然之理。無待
煩言。蓋以凡居人類。莫不平等。而各有其天然及上帝所
賦獨立不羈之權利。故如生命自由幸福。及一切利益之
事。皆屬於各人。而爲不可侵犯之權利。唯各人之權利。欲
達於不可侵犯之實際。必需保護。此不得不建設政府於
人民之間。而各假以權。然而政府所爲。或悖謬不道。蔑視
人民之權利。濫用其假與之權力。則人民之生命自由幸
福。及一切利益之事。必爲所擠。而入於危險之域。故人民
起而革命。別立新政府。以求遂其權利之安全。此固至當
之事也。云云。

次證明英政府之不足賴。以及英王施政目的之悖謬。羅列其殘暴恣睢之事實。所以不得不與母國分離之原因。最後則訴同情於世人曰。

職此之由。而吾等亞美利加合衆國之代議士。用敢代全殖民地之人民。宣言殖民地聯邦之自由之不羈之獨立。而布之於萬國公明之社會。使評判之。且宣言國中自由不羈獨立之權利。完全無缺。宣言所有對於英國國王服從之義務。今後一律銷滅。宣言殖民地聯邦。與英國政治上之行爲。絕無關係。宣言自由獨立國所有宣戰議和締約通商。凡獨立國應爲之事。一切有十分之權力。末又言曰。嗚呼。我殖民地人民。今既賴昊天之靈。得有今日。尙其永守此宣告書。以安我生命。全我幸福。光我名譽。保我獨

立於無疆。天地鬼神。實昭鑒之。

此書有議長（專亞磴）氏及書記官（達穆孫）氏之名。千七百七十六年四月四日。此檄文遂分布於各州。所至之街市。市民環堵而聽。幾無立錐之餘地。如「紐約」則破壞英國王之銅像。「波士頓」府則有集數千之衆。立於其中。而朗讀檄文者。

進至「示地臣」島之英將（虎）者。聞有此舉。益怒。卽向本國請濟師。以擊「紐約」。（華盛頓）偵知之。沈船隻材料於「紐約」與「朗埃倫」。（俗稱東河）又「朗埃倫」與「示地臣」島之海峽。（俗稱北河）使英國艦隊。不能逕擊「紐約」。又令（忌連利）將軍。統兵九千。防守「朗埃倫」至「部碌倫」之要害。「部碌倫」者在「紐約」

「之對岸。左右有大澤。直連東河北河。自「朗埃倫」陸路至「紐約」。此爲必經之道路也。（忌連利）乃於其地置本營鎮之。復於其前面諸山之山腹山麓。分建堡障。防備甚嚴。英軍三萬人。則自「朗埃倫」之一角「忌利分」上陸。分道而進。又以堅艦破壞所沈之船木。砲擊「部碌倫」之右側。勢頗勇猛。而「忌利分」至「部碌倫」中間。有大山。山有三道。一由中央直達。二繞山之左右。皆峽路也。美將「忌連利」遣將分守之。適有病。乃以「蘇利分」代統軍務。以中右二路爲最重要。故極注意。而左側間道。唯遣「威林示」屯守。使見有敵兵。則報於本軍。（威林示）以爲敵不足憂。稍有怠色。英軍諜知之。陽以大軍攻擊美軍之前塞與右翼。而「革靈吞」將軍。別率精兵。由左側間道竊進。（威

林示一瞥見英兵鬪至。驚懼狼狽。棄隘而遁。(革靈吞)之兵。乃出美軍前塞之後。四面圍裹。北河之英艦。復援之。美軍出所不意。不知所爲。而敵已縱騎馳突。砲聲震天。血肉橫飛。全軍大敗。死亡枕籍。美將(示打令)等。欲率殘軍退入「部碌倫」堡障。而爲敵所蔽。苦戰不得前。會入夜。英兵漸去。始得歸。是役也。吾兵止九千。而其中四分之一。又無武器之準備。以之當三萬之敵軍。衆寡既殊。而又不從(忌連利)之計。其敗也。固其所宜。時則千七百七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世稱之爲「朗埃倫」之苦戰。有亞美利加獨立以來。未曾有之大敗也。

戰方酣。(華盛頓)自「紐約」來「部碌倫」。望見戰狀。驚駭不知所措。顧其士卒單薄。而兵器又不充足。無從援救。

而敵兵已洶洶迫城。艦隊又自北河砲擊。不得已。固守堡城。坐視前軍之被虐殺。空呼負負。久之見前塞之將士。一華盛頓一流淚勞之。

于是英軍占領前塞與北河之艦隊。合力而砲擊『部碌倫』益甚。一華盛頓一知不可支。決計捨『部碌倫』。遂于二十八日夜。乘大雨。潛軍退保『紐約』。時道路雖險惡。然除重大不可運之砲門外。一切軍器糧食。無不設法網載而還。夫一華盛頓一以二十七日入『部碌倫』。而二十九日破曉。卽率軍潛渡東河。中間經二日夜。身未嘗一離馬背。其辛苦有莫可名狀者。況進軍易。退軍難。以失敗落胆不熟練之軍隊。當此精銳敵軍之前。竟能使之無所知覺。振旅而退。又有若干艦隊。節節設防。而乃全軍橫渡大河。使非于兵學上

有非常之才智者。烏克臻此。

先是英軍之敗于「波士頓」。「駕來司登」也。兵威沮挫。及得「朗埃倫」之勝利。則以爲機會可乘。英軍之水師提督。遂使「蘇利分」將軍。齎旨往「費爾治尼阿」。議會致意。九月六日。議會命「賓甲敏弗蘭克林」。「阿達穆司」等與議。而英人欲以殖民地爲屬邦。議會則堅持獨立之說。議遂不諧。英將「虎」乃進占「紐約」港。「朗埃倫」與「示地臣」。島間之諸島。而強弱之形勢大變。

嗚呼。自茲以往。至「駕曼地文」之敗軍。吾又烏忍述之哉。夫英軍有來自本國精銳之陸兵。及得力之艦隊。號稱十萬。而美軍則合全國。不過二萬名兵。敵可以集精銳於一處。而衝吾堅壘。吾則處處設防。兵分力薄。其優劣已不問可知。而

況觀察內情。則又有甚者。在敵之兵。多年鍛鍊於一規律之下者也。夙昔服從士官之命令。同臥共起。使赴水火而不辭者也。且又有強銳之兵器以佐之。有豐富之糧食。彈藥衣服。天幕雜具以資之。有得力之艦隊以掩護之。吾則無所謂艦隊也。無所謂精銳之武器也。無所謂豐富之糧食。彈藥衣服。天幕雜具也。加以兵皆新募。未服嚴格之規律。未有士官之訓練。而所謂兵制者。則又義勇耳。志願兵耳。無常服兵。士至於戰爭終局之義務。過一定期限。則相率而去。止之不得。故軍之一勝一敗。影響於彼等者甚烈。即如「朗埃倫」之戰。彼等以戰爭之激烈。懼英軍如鬼神。告退者相踵。雖以一華盛頓一之力。亦莫可如何。蓋彼對於施政未有端緒之政府。即欲改革軍制。使當敵之精銳。甚非易易。轉不如英法殖民

地戰爭時之比也。例以彼時之境遇。則如磨鈍刀以抵禦敵之白刃。夫何能逃退守敗績之運哉。而（華盛頓）者。立於如此之境地。獨能振奮其精神。屢戰屢敗而不之怖。陷於困難而不之辭。不避詆毀。不恥屈辱。無失望時。無挫屈時。毅然而支撐者數年。終使勝利歸于美軍。得成獨立之國。彼之忍耐堅卓爲何如。是故讀他人敗軍之歷史。興味索然。而獨至華盛頓。則有令人驚嘆不絕者。

當美軍之退自「朗埃倫」也。英軍入守之。與美軍隔東河而對峙。而「紐約」府者。在「紐約」島之一角。左以東河近接「朗埃倫」。北河卽「乞臣河」。廣二里。流於其右。遙對「示地臣」及「枯乃喀德」之沿岸殖民地之一大要港也。使英軍得之。則中部殖民地之行動。將不能自由。於是

英將（虎）思一舉而拔其城。九月十五日與（革靈吞）將軍合力攻之。率兵四千渡東河。而又佐以艦隊。以資接濟。遂於去「紐約」東北五里之「步能命打兒」上陸。駐紮此地之美軍。爲艦隊所砲擊。出所不意。倉皇而遁。英將（革靈吞）乃悉「部碌倫」兵。屯於「紐約」府之近傍。美軍知不可敵。退據去「紐約」九里「蝦林」之地。英軍遂入「紐約」。築砲壘于其前而守之。九月十六日。兩軍之先鋒互交戰。美之將士。皆殊死鬥。而兵氣稍振。時（華盛頓）日督諸軍。深溝高壘。尙欲爲固守。「紐約」島計。名將（厘）諫之曰。閣下死守。則英軍四面包圍。不費一彈。而俘閣下之軍隊以去矣。於是十月二十六日。渡「步朗溺示」河。退保「華依德福林」之邱陵。時檢查部下之兵士。出軍時爲二

萬三千。今已減去其一萬七千。英將（虎）更追躡而至。遂有「華依德福林」之戰。（華盛頓）將軍之右翼。屯據「擦打頓」之一丘。頗占形勝。而英軍（虎）率砲隊而進。猛烈轟擊。遂奪而有之。然左翼之美軍。去英軍戰鬥線尙遠。未曾交鋒也。居三日。（虎）將軍又得「紐約」之援兵來會。故欲於翌朝未明。再襲美軍之陣地。會霖雨三日不止。泥濘沒脛。不能行軍。（華盛頓）聞英有援軍。知陣地之不利。十一月一日。又退屯於北方之「囉父加示道兒」。時季節已冬。（虎）將軍知不可戰。不如退奪「華盛頓」「厘」二砲臺。南沿「乞臣河」而下。「華盛頓」砲臺者。去「紐約」十餘里。臨「乞臣河」之上流。與「紐折而西」之「厘」砲臺對峙。而爲「乞臣河」航路之咽喉也。美軍聞之。會

士議其事。(厘)將軍以放棄爲宜。(忌連利)則力主維持。(華盛頓)從其言。命華盛頓砲臺守將(墨鳩)固守。至十二月末。而(忌連利)守「厘」砲臺。以互爲犄角。十一月十五日。英將(虎)先攻「華盛頓」砲臺。降守將(墨鳩)。又馳使於水師提督。於十一月十八日。水陸相應。攻(厘)砲臺而陷之。守兵狼狽。舍武器而走。(忌連利)無如之何。去而合于(華盛頓)。(華盛頓)亦不之深咎。分部兵七千於(厘)將軍。使守「囉父加示道兒」。自率兵而西。

當是時也。英兵之勢。如旭日之升天。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破美軍於「朗埃倫」。陷「紐約」。取「緞林」。戰勝於「華依德福林」。下「華盛頓」。「厘」二砲臺。而美軍則自「

紐約一島及「紐折而西」之沿岸。遠退於內地。與「波士頓」一駕來司登一。大敗之時。不可同年而語矣。當（華盛頓）之迭次見挫也。幼稚之共和政府。始知不熟練而無規律之美軍。不足以敵精銳之英軍。戰禍方酣。殊未有艾。不得不於前途而兢兢致意矣。而（華盛頓）亦慨目下事勢之艱難。請於「巴鈴頓」政府。募集四千之民兵。使守「囉父加示道兒」之（厘）將軍。亦就近策應。以支危局。無如緩不濟急。不得已。率殘餘之兵士。而退保「乞根」塞。檢部下之兵士。則僅存三千。而又無適用之武器。防寒之衣服。可宿之天幕。布地之毛布。烹食之器具。蓋皆自「厘」砲臺退出。不及携帶輜重之殘兵也。（華盛頓）終知寡不敵衆。「乞根」塞亦必不可支。故又西保「紐獲」。馳使（

厘）將軍。說孤立之不可。命速率全軍來援。居三日聞英將（哥龍奧里）且將追至。復退據『步倫示域。』有一隊之兵。以期限已滿。辭去。止之不能。（華盛頓）則又西守『地連頓。』於斯時也。彼之兵士。不過二千餘人。而彼尙不失望。精密注意。收『代拉惠亞』河。至『費爾治尼阿』七十里之舟。送病兵於『費爾治尼阿。』命砲兵與輜重。亘河而陣。既而美分帥援兵二千來會。乃合而陣於『地連頓。』將進軍於『皮連示頓。』然使英將（哥龍奧里）或帥大軍追至。奪舟渡河。則亦不可支也。蓋是時美軍。雖已漸集。而仍不足五千。加以（厘）將軍不用（華盛頓）之言。爲敵所捕。軍氣愈沮喪。皆有退志。

既而敵將（虎）率精兵二萬七千。營於『地連頓。』聲言

待河冰合而鑿殺美軍。美將士聞之。皆失色。英人又欲威嚇美軍。使（革靈吞）將軍。帥堅艦上陸。于「盧頓當」島。擊破美軍之守兵。而合於本隊。

先是（華盛頓）之去「紐折而西」。而退屯于「地連頓」。也。「紐折而西」之州民。皆以爲民政紛紜。啟衅。擾亂太平。必至滅亡。而後已。各欲保全。身家妻子。無一人肯執干戈。賦同仇者。敵將（虎）乘機誘導。宣英政府之恩典。撫諭人民。於是富家巨室。凡稍有譽望者。莫不獻身效順。仰其保護。時「代拉惠亞」以東。又無美軍。故僅中流以下之人士。默然祈美軍之戰捷而已。當此潰敗決裂之際。美國獨立之形勢。已如夕陽西墜。而（華盛頓）獨堅定不搖。略不失望。蓋彼深信天之明命也。

悲矣哉（華盛頓）之境遇也。募集民兵。補充軍隊之計畫。全歸無益。而援兵之至。又無其期。然彼之性質。有毅然不動於物。最可珍貴之精神。故彼不論如何之困難。必決心以排除之。

或有論當時之情景者。曰外則強敵如疾風捲浪而追襲。內則將校謀叛。兵卒逃亡。而彼曾不顧一身之困難。以不撓不屈之精神。盡力爲全軍籌畫。無一時馳心於外。或懼敵之進軍。而攫取地利。故無論失敗如何。惟深信天之明命。以最後之勝利者自任。無一或失望之時。則惟期何時可見平和之天日。其盤根錯節之心。常向成功之彼岸而運思。是以日常無恐怖之色。現於面。務植安心信用於兵士之胸中。從容自若。而勵敗餘之弱卒。其剛毅不可屈之精神。若此。其心情中

止有合衆國之獨立。而他非所計也。試觀彼被敗於「部碌倫」而不失望。被破於「紐約」困于「華依德福林」而不失望。破壞「華盛頓」。「厘」二砲臺。受擊於「紐折而西」。亦不失望。今也。「代拉惠亞」以東。悉爲敵有。而尙不失望。惟日夜籌思。所以支敵者而已。嗚呼。若華盛頓其人者。孰能倣此不撓不屈之精神耶。時「費爾治尼阿」殖民地議會。已於十二月十二日。選於「馬利耶」州之「巴其莫亞」。先是「華盛頓」飛書議會。極論軍隊組織之不完全。請計州之人口。以出兵士爲三年之期限。自將官以至士卒。皆立賞與土地之制。復送使節於歐洲各國。以乞援兵。議會皆從之。八月始遣「弗蘭克林」等數人之委員於歐洲。計殖民地各州之人口。以出兵士。「故毡里牙」。「馬薩諸塞」。

各十五大隊。「賓西巴尼亞」十二大隊。「北嘎洛利拿」
九大隊。「南嘎洛利拿」六大隊。「崑耐第嘎」。「馬利朗」
「各三大隊」。「盧頓當」二大隊。「代拉惠亞」。「覺第亞」
「各一大隊」。「紐亨勃西亞」三大隊。「紐約」。「紐折而
西」以有敵兵。各四大隊。都七十八大隊。然其時猶未集也。
（華盛頓）惟率不足五千之弱卒。元氣消耗。軍器缺乏。以
支鍛鍊日久。器械精銳數萬之敵兵。其苦心可知矣。然彼見
人心之日非。而後路又漸可有恃無恐。先思一戰以振軍氣。
竊窺時期。適（虎）將軍與（哥龍奧里）共率英兵三萬。
追至「代拉惠亞」河上。以無渡舟。退而張陣於「地連頓」。
「而」（華盛頓）得援兵。以敵軍之陣地散漫可乘也。欲擊
破其一軍。以振國人之勇氣。變兩軍之形勢。使敵不能逕攻

「費爾治尼阿。」乃分軍爲三。已將中軍。（巴篤奈）（麥賽）爲兩翼。乘夜竊渡「代拉惠亞」河。三道並進。未明。突攻英軍之陣地。奮勇死戰。破其壘而還。此卽所謂「地連頓」之戰勝也。至今而美人每舉。「地連頓」「步倫示域」之捷以爲言。彼自是以後。救「費爾治尼阿。」回復「紐折而西。」兵氣爲之再振。其影響之及於國民獨立之精神者。爲何如也。夫英將（虎）之幕下。以（希山）聯隊之勇健。夙爲美軍之所怖。今乃被（華盛頓）所擊破而遠走。故（華盛頓）之信用益以固。而議會亦以國家自由之權利。在兵力之如何議決與（華盛頓）以十六之聯隊。一切戰守事宜。悉委於彼。使得指揮便利。斯眞英雄吐氣揚眉之日矣。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一月。（華盛頓）之兵力既充。乃命先

爲兵士種痘。蓋當時軍中之懼痘瘡。較甚於敵之銃劍也。而英軍則以「地連頓」之役。一時不敢輕動。故是年之冬季。兩軍各守在己之陣地。不用進取之方針。而（華盛頓）於是時。思以全力養成強銃之兵士。雖不見成効。然略無怠色。惟日思如何而可得十分有力之防禦而已。

先是英將（巴昆）帥精兵自「加拿大」進攻「紐約」。所向無敵。連陷「第崑代洛」。「惠德瓦德」諸塞。時美將（哈基瑪）戰守頗力。而（阿奴德）復率兵來援。合擊英軍。大敗之。英人再盡銳來攻。大戰於「賓令革頓」。美將（司達革鼓）勇奮鬥。謂衆曰。此一戰而敗。吾誓不復見人。遂走敵兵。獲大砲小銃彈藥無算。北部殖民地爲之大振。投軍自効者日多。皆與以所獲精銃之武器。而編之爲隊伍。時八

月十三日也。

（巴昆）以屢戰屢敗。兵氣沮喪。軍需亦缺乏。大窘。不得已。於九月十九日。復出『司第祿俄特』挑戰。北部殖民地之都督（西那）迎戰數合。日暮休兵。次日天未明。英軍知美軍之必獲勝利。益敗喪。後至十月七日。復戰。英兵再敗。退保『沙拉特加』。敗衄之餘。兵僅九千。美將（結示）（非德奈）等。以萬三千乘勝之兵。迫而圍之。勢甚急。（巴昆）苦戰待援。而（革靈吞）終不濟一兵。（巴昆）乃率殘兵六千人降。兵器輜重。悉爲美軍所得。時十月十七日也。此爲『沙拉特加』之大捷。北部殖民地之兵威益振。歐洲諸國。亦皆爲之驚嘆不置矣。

先是（華盛頓）之與英將（虎）夾『代拉惠亞』河而

相峙也。以敗餘之殘卒。不備之武器。支精銳之數萬敵兵。維持戰鬥線凡六十里。而敵卒不能越「代拉惠亞」河之西一步。（虎）將軍於是知相峙之不利于英軍也。七月率兵士一萬六千。乘船出「朗埃倫」島。（華盛頓）知其志在「費爾治尼阿。」會聞北方殖民地之急。乃令（非德奈）率一隊赴援。「賓令革頓。」復分一隊守「代拉惠亞」河。而已率兵四千。進至「代拉惠亞」州之南部。八月廿四日英軍藉艦隊之聲援。遂擊破「代拉惠亞」州「洛克」河岸之守兵。上陸而南下。（華盛頓）督軍禦之於「哇爾美頓。」九月十一日。遂有「伯耶地拜音」之戰。悲哉。以屢經挫折之四千殘兵。而當此一萬六千強銳之敵軍。又何以堪。彼軍既蜂擁而來。有全軍奔潰而已耳。于是「費爾治尼阿」

「之進路洞開。英軍遂于廿六日長驅而入。先是美軍既于十一日敗于「伯耶地拜音。」越數日（華盛頓）收散卒。欲要英軍于道而擊退之。會雷雨大至。火藥沾溼。不可用。飲恨而去。他日語人曰。自八月廿五日英軍于「洛克」河岸上陸。至九月廿六日侵入「費爾治尼阿。」斯時戰鬥之激烈。非他人想像之所及。觀此而美軍總督之堅忍不屈。亦可喻之於言外矣。

英國記者或論此戰。則痛述（虎）將軍之技量。謂「伯耶地拜音」之役。較諸他處諸戰。殊足表其價值。夫英軍之謀將（虎）將軍。固非北部殖民地之敗將（巴昆）可比。然檢察獨立戰爭之諸役。兩相權衡。則美軍總督之不劣於（虎）將軍可決也。何則。以不足數千又無完備之野戰武器。

所謂敗餘衰殘之弱卒。而當英軍數萬之精兵。不獨能防敵六十里。支持三十日而已也。且自「伯耶地拜音」之敗後。集無鍛鍊無衣服迫于飢餓之兵士。未五日而卽思再戰不顧爲敵所襲擊。而陷于分裂之境。依然從容講求補救之方法。略無變色。嗟乎此華盛頓之所以爲（華盛頓）而非他人所可企及也夫。

英軍既占領「費爾治尼阿。」乘其勝勢。頻進軍攻擊（華盛頓）（華盛頓）則乘敵兵之不備。十月四日襲之于「駕曼地文。」忽濃霧四塞。渺冥晝晦。美軍大亂。不得已退屯于「華衣德西。」十二月十一日。復退于「拜雷福治。」爲度冬之計。時英將（巴昆）降于吾（結示）將軍之後二十日也。

惜乎。『伯耶地拜音』、『駕曼地文』之敗也。勢所不支。非戰之罪。初以『代拉惠亞』河禦英軍。而『代拉惠亞』、『賓西巴尼亞』、『馬利耶』之諸民。僅得休息。無何而英軍自『洛克』河頭出。美軍之後。于是敗于『伯耶地拜音』。則捨『邱斯達』而去。『費爾治尼阿』。失『冷噶司達』。敗于『駕曼地文』。則退入『拜雷福治』。『美軍死亡相繼。而』華盛頓『苦心經營之』『代拉惠亞』河防。一旦立于徒勞之位。置矣。時適北部殖民地『沙拉特噶』之大捷。振動全國。『結示』將軍之名。不絕于人口。而諸人幾以『華盛頓』爲無能爲役也。且其時之美軍。以衣服缺少。寒冽難堪。糧食亦日憂不給。『華盛頓』雖日籌救濟之方法。支度軍需。增募新卒。不遺餘力。而終以障害之紛至沓來。無從制禦。成

功甚稀。於是凡百誹議。皆注射於彼之一身。而「沙拉特嘎」之戰勝者（結示）復陰企其失敗。欲擠去之。使自得爲全美軍之總督。隱謀詭計。無所不至。（華盛頓）至此。而境遇之苦爲何如。

幸也。殖國民之人民。無論爲國民。爲軍隊。莫不敬愛彼。信用彼。而一二之邪言。斷不能中傷之也。蓋彼之慈愛威望高德。實沁入諸人之心脾。卽隸於（結示）將軍之部下。所謂得勝之兵卒者。亦不願攘彼總督之地位。此隱謀之所以無效而破。而不能擾彼毅然不撓之精神也。不然。處此猜忌愚惑之際。使非平日以身許國。百折不回。愛撫士卒。分勞共苦。有不幸其失敗而棄之者乎。

當是時。撥慘澹之雨霧。掃黑闇之風雲。俾殖民地人民。得重

見開明之天日者。伊誰爲之歟。曰自法蘭西公認殖民地爲獨立國。且遣艦救援始也。初歐洲大陸諸國。聞獨立之宣言。多妒英國之隆盛。幸美國之獨立者。然皆懼其強。故助美之舉。終躊躇而不決。無何而「沙拉特嘎」之大捷一傳。人人又弱英國。期國之必勝。而起助之念。時適爲乞援而派遣之使節「弗蘭克林」在法。遂乘此機會。百方盡力以說法政府。此法之所以助美也。

千七百七十八年六月英軍捨「費爾治尼阿。」自「紐折而西」而退於「紐約。」爲懼法美之內外交擊故也。而「華盛頓」遂尾擊之。月之二十四日兩軍遇於「茂門司。」大敗之。軍氣益振。議會與國民皆大喜過望。是役也。「華盛頓」督兵劇戰。夜中未已。翌朝再進擊其陣地。則敵已遁而

保「紐約」矣

今者英美之形勢全變。而（華盛頓）之境遇亦爲之一變。人民則喜就兵役。精銳之武器。則貸自法國。美軍之諸將與法軍。更隨在奏功。英軍于是收鋒而專注于南方。南方殖民地之將士。又與法國艦隊合力以防之。

千七百七十九年。（華盛頓）以議會之命。委監「加拿大」遠征諸將之任。自至政府議其事。政府以「加拿大」遠征問題。及其他軍隊組織諸般之施政就決焉。「加拿大」遠征之議。遂以罷。自是而後。越四年至「約當」之圍。（華盛頓）皆使諸將從事于交戰。已惟在「紐約」之近傍。監視敵軍。謀國家之安寧而已。無何而軍事之困難又至。則紙幣濫發之結果是也。時以度支奇絀。紙幣日多。而價日以跌。

致紙幣四十金。僅值正貨一金。一靴之費。非紙幣六百金不可購。加以注力南方。故中部殖民地之兵士。無完全之供給。甚有爲飢寒而斃者。于是不平之聲四起。千七百八十年之冬。遂有聯隊一致。而思襲議會之意。或則憤怒交加。擅自散歸。(華盛頓)雖極力慰撫。亦不能得其從順。而南方之敗軍。又時時波及。其影響于斯之時。軍隊與兵士之連鎖。僅保一線之命脈矣。使他人處此。其憂愁煩擾。更何堪設想。而華盛頓率其堅忍不撓之素。故困難之蒙翳。如剝蕉抽繭。曾不轉瞬。層層脫去。因此法國之艦隊。投効于美軍者日增。而南北殖民地英軍之敗報。如櫛齒之相引故耳。

千七百八十一年。(華盛頓)與法將(爹架那示)爲攻擊「紐約」之計畫。而竊以全力注南方。時英軍之精銳。集

于南方之大要鎮「約當」若破此兵。則英軍之勢大衰。計畫已定。外形依然砲擊「紐約」市。以欺守將（沙軒）（革靈吞）。八月遂自率軍隊下「衣瀝河」。與（拉弗特爹兒魯侵標）等。進軍「故毡里牙」。九月十四日達「威林示卜」。與法國艦隊司令長官（爹架那示）相見。時法國艦隊。碇泊於「車溼辟」灣。其相見之目的。爲拔南方英軍之一大要鎮「約當」。而作一致之運動也。九月二十八日。美法兩軍。遂合圍「約當」。至十月十日砲擊愈烈。城將（哥龍奧里）。知不能守。率卒出降。於是「約當」及「古魯車示打」之城。皆悉復。灣內之英船。亦悉爲俘囚。而英軍南方之勢力。倏如暴風之掃落葉。其所與大西洋之潮流相掩映者。僅存「紐約」一「駕來司登」二孤城而已。

殖民地人民。既接數次勝利之報。及聞「約當」之克復。（哥龍奧里）之出降。益欣喜雀躍。到處歡迎。額手相慶。甚至有喜極而泣下者。英美戰爭之顛末畧如此。

第五章 北美合衆國之獨立及大統領

「約當」陷矣。（哥龍奧里）降矣。革命之戰鼓日以息矣。而亞美利加殖民地。將永爲獨立不羈之國矣。雖然。英未承認。則殖民地之安全與否。猶未可知也。（華盛頓）慮之。自至「費爾治尼阿」。訪問各州之代表者。立議會之演壇。論續增兵備之必要。謂非使「紐約」及「駕來司登」之英軍。全行退去。得英國國會公然承認亞美利加之獨立。則我殖民地人民不可一日安心。既而英人容殖民地之請願。兩國之使臣。會於法京「巴黎」。而締結平和條約。公然承認

美國之獨立。此報之達於美國也。市民羣集街衢。歡聲如雷。『費爾治尼阿』公會堂。則噌吰鏘鏗。鐘聲不絕。以報自由之勝利。舉火祝天。光照宇宙。嗚呼。竭七載之血淚。卒購成自由獨立。何其幸耶。抑何其悍也。而風和日麗。四境雲騰。惟聞祝聲喧轟而已。

噫嘻乎。自由之鐘。猛報于國中。獨立之旗。翻飛于海上。榮則榮矣。而建設之難。遠非革命者始念所及也。一國之大。萬民之衆。使凡事非以精神貫注之。則厚此薄彼。不得其當。此致治之所以難。而不得不憤當局者之憤憤也。當其初也。國家獨立之成否。全懸于軍隊之手中。故聯邦議會。常戰戰兢兢。而唯恐失軍人之歡心。及戰局告終。軍隊昨日之勞苦。已置之九霄雲外。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非古今

一致。東西一轍耶。此議會于今日。所以放擲軍隊之論功行賞。而熱心專注于其他之問題也。而謂將士能默爾以息乎。故不平之聲。勃然而起於軍營之間。美國之獨立。即使功敗垂成。亦所不難。故（華盛頓）勞心焦思。當冬季賜假之餘。不得不居於軍營之中。常監督將士。而使歸於平靜。

然而聯邦議會。依然等閒視之也。將士之不平。以是愈高其熱度。訴於（華盛頓）而請彈劾議會。（華盛頓）毅然不允。且喻之曰。

軍隊者爲國民之自由而設立者也。而議會者又爲代表國民之自由。故軍隊不可不服從議會之命令。

將士雖無如之何。然其氣益激。日思所以破壞國會之法。遂有出擁立（華盛頓）爲王。舉兵顛覆議會之說者。其狀恰

如清教徒之迫（克林威爾）者然。然以（華盛頓）心情之高潔。其肯從之乎。於是大集將士。揮淚而曉以大義曰。

嗚呼諸君。吾等所以擲一生之幸福與生命而奮鬥者。果何爲耶。夫非爲我殖民地人士之自由耳。今而爲此。何無節操之甚也。何無慈悲之甚也。嗚呼。吾等忍兄弟妻子離散之苦。以血與肉而購得自由之美花。由含苞而吐艷。遂漸開裂。今將成熟。乃僅激於小憤。而遽若此。吾神聖之軍隊。其亦思前此之果何爲耶。

將士聞之。皆流淚謝罪。然（華盛頓）不僅以戒軍隊爲事也。復馳書議會。務使軍隊得十分之酬報。軍隊之不平以止。北美自由國之障礙以去。而國光乃長輝於世界矣。

使（華盛頓）於此之時。稍懷一念之野心。一躍而就帝王

之位。競（拿破崙）（愷撒）之光榮。則合衆共和之事。有不如鮮花之忽遇暴雨。旋即香消影滅乎。是故北美新自由國之建設。不獨宜歸功於美國人民之士氣。而公平無私之政治家。其所盡力。尤足令人欽佩者也。

千七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平和與獨立之事大定。英軍去「紐約」而歸。（華盛頓）派一隊之義勇入守之。十二月四日大會將校於「紐約」爲嚴肅之告別。十九日至「恩笠鋪利示」之聯邦議會。解將軍之印綬。退而作私人之生活。蓋淡於榮利。彼之素志固如此也。

彼既歸於最愛之故鄉「茂吾威倫」也。據謙下抑。若忘其曾爲統兵大將。而救一國隸屬之危苦者。朝起則徘徊於田園之傍。監督農夫。至日暮而未倦。然尙不忘顧公事也。先爲

交通機關之發達計。欲改浚「倭海阿」河。以張「故毡里牙」州諸川之航路。「倭海阿」河者。流於「故毡里牙」

「馬利耶」二州之間。（華盛頓）極力倡導。使疏導之。先得「故毡里牙」州之同意。「馬利耶」州會。亦以（華盛頓）已退位。而猶如此盡力於公共事業。人心大爲感動。故不惜以巨額之經費。而以大多數之贊成。議決此議案。

千七百八十七年「故毡里牙」州會。以「費爾治尼阿」將開北美合衆國同盟規約改正委員會。而選出代表者。以大多數之投票舉（華盛頓）。先是戰局告終。四境晏然。各邦遂各恣其意。而犧牲數萬之生命。其所購得自由之花。始而燦爛者。今將成凋落之勢矣。彼大憂之。故接州會之命令。直奮然捨田園之樂。至「費爾治尼阿」。謀獨立之安全。時

委員會方舉委員長。又以大多數之推薦。使之就位。彼乃深思孰慮。折衷衆論。而組織合衆制度。制定美國現今之憲法。如此則大統領之選舉。一華盛頓一以外。更有何人堪當此重任乎。此所以舉期未定之先。各邦人士。已衆口一詞。而屬意於彼矣。

千七百八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實彼被舉爲大統領。行受任式之日也。彼自「茂吾威倫」往「紐約」之式場。沿道人民之歡迎。恍若凱旋。及至式場。爲嚴肅就職之誓。然彼受任之演說。極爲單簡。先感謝人人之信用。已終以今後必立於正義公道之上。因天祐之輔佐。而完己之職責。對議會之演說亦然。不過今幸以諸君之推薦。得就此職。雖然。僕不肖。不能副此責任。願得諸君之補助。以匡其不逮之數語而已。

先是彼之被選舉爲大統領也。歸「茂吾威倫」語其母。其母愀然不樂。謂之曰。我老且病。命在旦夕。恐今後之不得見汝也。雖然。汝往矣。天之所命也。不可怠也。言畢。淚潛然而下。一華盛頓亦涕泣不忍去。然爲母所勸勉。遂去。一茂吾威倫一而就職於「紐約」。無何彼忽罹激烈之疾病。約六週日。始稍復舊。而彼最慈愛之八十二歲老母。果不旋踵而訃音至矣。一華盛頓一痛不欲生。非常悲苦。卽命駕暫歸其家。而舉行盛大之葬典。

時國家草創。政治之組織。尙不完備。一華盛頓一乃以內務大藏軍務三部之大臣。組織內閣。而使一遮布孫一任內務。一堪美兒頓一任大藏。一絡示一任軍務。皆鴻才卓識之士。而富於經驗者也。復以一蘭篤兒甫一爲軍務次官。一專資

一任高等裁判所長。彼嘗導國家之汽船。善良之水先案內。一猶言水路引導也。一與能力之船員於海上者也。

（堪美兒頓）竭畢生之力。畫策萬端。以整理財政。如資本制。設立國家銀行。國債清償法案。酒稅等。其最著者也。而內務大臣（遮布孫）不然其所爲。大反對之。兩黨之紛爭如水火。僅以（華盛頓）之承諾。及其勢力。得實施其政策。如酒稅之加徵。而「賓西巴尼亞」人。公然爲激烈之抵抗。至借軍隊之力。以壓抑之。然通國慕（華盛頓）之情。依然不衰焉。

自是之後（堪美兒頓）（遮布孫）二人。於種種之政策。莫不各相反對。如（遮布孫）亦惟因（華盛頓）之恩遇。而盡己之職責。至以全力助當時之政府。非其本心也。（華

盛頓一見兩黨之紛爭。日甚一日。恐釀成分裂之禍。乃苦心調處。勸以和衷共濟。以全大局。自是二人于政治上之意見。始稍相讓而全爲私交上之敵矣。

黨派確執之熱心。與各州合同之不固。皆足以憔悴此自由花。而使合衆國民。復爲他人所侮辱也。(華盛頓)鑑此境遇。遂起犧牲一身盡瘁公事之決心。故四年之任期已滿。再被選舉爲大統領。亦進而諾之。蓋彼本無以天下爲家之私心。而爲國民盡義務之意。則充塞于腦髓中。無一刻忘。既自反而無愧。亦並無嫌疑之可避。此所以于千七百九十三年三月四日。又就大統領之職也。

華盛頓既再任。西北之國境。忽有土蠻之侵入。而又新起一外交事件。故當時之施政。實繁忙之歷史也。先是法蘭西新

組織之共和政體。對英國而布告宣戰。美國之人民。以法之
當助已也。多表同情于法。而望已國之政府中。與法蘭西共
和國。締結攻守同盟之約。（華盛頓）則以政府新立。自顧
不暇。未能遠略。故以局外中立。兩不偏助。爲最安全。又恐國
人之愛自由者。以一時之任俠。而投國家于爭亂之旋渦中。
危我新自由國。故毅然拒絕之。而以局外中立。布告全國。時
法國駐美之公使（載那）知輿情之不順政府也。以激烈
之詞。布告各邦。煽動人民。謂大統領無以議院未經議准之
事。擅出禁令之權利。又擅干合衆國之海灣。裝造軍艦及其
需用品云云。至是而合衆國人民。鑒于大勢。亦漸悟助法之
不合。卽如何主張法美全盟之美利喀黨。見法使之暴狀。亦
不能默視。而大不然其處置。法公使無如之何。乘船而遁。要

之國人之精神。全注于（華盛頓）故也。彼于是得維持此幼稚共和國。而守局外中立之主義矣。

第六章 華盛頓之高蹈及其人物

當華盛頓爲第二任期大統領之終也。黨派之爭益烈。不得已乃令（堪美兒頓）退內閣。然大統領（華盛頓）之主義依然不變也。（遮布孫）之黨。以爲由于（堪美兒頓）之慫恿。攻之愈力。夫黨派之爭也。其始固各有確定之道理。故立于反對之地位而交戰鋒。及漸馳于感情。則固執已見。而唯以己爲是。不問敵之有理與否。自此相爭愈激。不僅于公事爲終生之敵。無論如何之問題。必一一反對之。於此之時。而籌救之策則惟有讓去其地位。使敵無所爭。則失反對之標的而已。此乃顧大局熄黨爭之不二法門也。（華盛頓

一亦思際此時局。而黨爭若是之烈。頻起歸田之念。加以己身長占大統領之職。有悖共和自由之旨意。故于第二施政期之終。決心而去政界。千八百九十三年九月。遂配付訣別合衆國民之辭。示今後施政之方針。大吐露其愛國之情。至今美人述其辭而稱嘆不置。自新大統領（阿達穆司）既就職。而（華盛頓）始歸「茂吾威倫」。委一身於農作與財產之整理。「茂吾威倫」者。自彼長兄所遺之一女病死。因長兄之遺言。而財產悉歸于彼。彼乃思慕長兄及其女之遺情。而又得此明媚之好風景。故「茂吾威倫」。遂爲彼永駐之鄉矣。

千七百九十八年。美法之藤葛起。合衆國爲施海陸之防禦。推（華盛頓）爲軍之副總督。委彼以士官任命之權。又簡

（堪美兒頓）（拼利）（絡示）爲中將。令爲防禦之準備。然則美法之藤葛。僅不至破裂而勤兵耳。而（華頓盛）乃瞑目于總督之官矣。

嗚呼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果何如之日耶。此實千載不朽之英雄。北美合衆國建國之父祖。（佐治華盛頓）最後之呼吸之一日也。前數日（華盛頓）乘馬出視田野。忽感風邪。歸家猶未覺也。俄而喉下微痛。言語漸瘖。尙不以爲意。臥牀數日。突變爲激烈之肺炎。遂以六十八歲之高齡。溘然長逝矣。此耗之傳于全國也。農夫止耕作。職役閉工場。官廳廢事務。所謂沈厚自重之國民。亦各顯非常之悲色。雜鬧之工場。忽易而爲寂然無聲之現象。牛馬不鳴。雞犬無驚。寒空雲低。悲風淒然。吹弔旗之半面。蕭蕭之天地。亦黯澹

而無色是果何爲而致然耶。則以北美自由國建國之祖。自由民慈愛之父。舉世所敬所愛之（華盛頓）已永謝國民故也。故國民之思念哀慟。自不能已。而其痛哭之音。追懷之念。感謝與讚美之詞。雜出于全自由國之政治家之職工之農夫之婦女與小兒。無一不然。深黑之衣服。映人眼簾。一如訴其悲痛慘切之狀者。越數日。遂葬彼遺骸于「茂吾威倫」之墳塋中。

「茂吾威倫」者。去（華盛頓）府南十四里。在「畢磴覓」河之右岸。水陸皆可達。陸行則于秋期最佳。當天氣澄清之日。朝出都門。馳高而橫。經過有名之「倫忌利」。此非赫赫于史上之地耶。又入美國最古之都會。卽「堪聖德阿」之古市。雖街衢寂寞。而宏壯則依然如舊。閒以石屋。頗饒古

趣。綠陰蔽天。蔦蘿附壁。疎疎之炊烟。起于四遠。里人皆分居
塵宇。不妄涉足于紅塵。自此路稍西南。沿「畢磴覓」河而
進。四里許。于道之左側。見灝河之處。有稍高之一小丘。是即
所謂「茂吾威倫」也。（華盛頓）之墳塋。在岡之半腹。以
煉瓦石砌就。前面有門二重。鉄製也。其上揭一大理石之扁
額。門前之左右。有巴利斯形之紀念碑。亦大理石所造。棺室
方丈許。右室爲（華盛頓）之遺骸。左則其夫人也。塋之四
圍。植以種種之草木花卉。其下有一花園。旁見一二軒之屋。
則舊爲（華盛頓）母夫人之所居者。一面可瞰「畢磴覓
」河之風景。歷歷如在几下。父老過之。每有追懷往事。而流
連而忍去者。

花園之中央。有柳數枝。蓋自「聖德開拿」之（拿破侖）

墓者也。蓋（拿破侖）與（華盛頓）皆近世史中之大偉人。則犧牲己身。而造美國千載之基礎。一則席捲歐洲之天地。而唱霸于一時。一則功成名遂而退。一則身敗名裂。死于一荒島之中。而爲世人所痛惜。蓋二人之成敗雖不同。而爲絕世之事業。則一而已。生于同時。不得相見。故當（華盛頓）之卒也。（拿破侖）嗚咽而言曰。吾自由之友去矣。詎不悲哉。今也以拿破侖墓畔之柳。移植于此。所以解世人生前不相見之感。而慰二雄之心也。

雖然以（華盛頓）與（拿破侖）較。則其境遇。其性質。皆絕然不同。（拿破侖）則乘風雲之際會。順時勢之潮流。而希己之光榮。（華盛頓）獨反對此定例之潮流。立于逆境。而違所以爲國家爲人類之正義公道以成事。未嘗顧一身

之光榮。故一以氣魄之大稱。一以正義博愛之大稱。一如風雨之搖山谷。海波澎湃。浩無邊際。一如春日和煦。天地清明。羣羊嬉嬉而食春草。孰大孰小。又豈容判其逕庭哉。

緡閱古今東西之歷史。按所謂英雄豪傑之生涯。其成就大業。名輝千載者。不僅才學識量膽略之非凡也。必其富于天真爛漫。有不欺己不欺人之性格。則一朝煥發其至誠之靈氣。可奮然蹶然以從事矣。彼一華盛頓一者。惟見皇天賦與我成就偉業之能力。則不敢放失。舉世託我于成就偉業之大任。則不敢有負。夙夜孜孜。無或少懈。故當年少之時。卽無所設才子氣之聰明。而寧爲中庸之材。惟藉其欲爲正義欲爲眞性之人物之一念。而養成忍耐克己之工夫。無論如何危險。而其不可動之精神。依然不失。其明晰之觀察。與果斷

之判決力。則擴充有素。故臨機應變。阻碍極少。嗚呼此華盛頓之所以有成乎。

余敢不避衆所熟知者。而述（華盛頓）幼時一二之美談。以觀察其人物。當其父之未去世也。一日（華盛頓）自父得一新斧。嬉戲之餘。趨至庭園。而斷其樹木。以試鋒銳。適誤斫倒一本之櫻樹。至翌朝。父步庭園。見己所深愛之櫻樹已倒。大怒而呼（佐治）曰。何人惡戲。乃爾。嚴詰之。（佐治）見父怒甚。怖悚而暫躊躇。忽思及先哲之格言曰。『人不可不正直。』遂不能忍。趨至父前。叩首而告曰。兒所爲也。彼賢明之父。初以（佐治）爲必自辨也。今乃不恐其父激烈之憤怒。不怖嚴酷之刑罰。毅然而守正直。不事掩飾。于是其父起無限之感。直前抱（佐治）而慰之曰。我寧失數千之櫻

樹而悅汝之正直也。遂不之罪。

又彼之從事于一故毡里牙一州一畢磴覓一河畔之測量也。一革命戰爭前一常携其僕休於瀕河之農家。則愛彼四歲許之一嬰兒。而時與之遊戲。一日兒馳於庭。突然溺於河。其母驚狼。臨岸涕泣。而大聲呼救。一華盛頓一之僕。及其他三四人。見此情景。皆以一畢磴覓一河之上流。水湍急如射矢。而怪岩奇石。復處處突出。故莫敢冒險以赴救者。一華盛頓一後至。聞其事。俯瞰暗礁之危險。即解衣飛入急流。更無顧慮。母見有救者至。大喜。舉手指兒流行之方向。時以水流迅急。二人皆或先或後。載沈載浮。母戀其兒。僕憂其主。並沿岸追往。一華盛頓一奮其全身之力。擢兒者再。而以妨於波浪不能及。一華盛頓一自思去此一箭地。即爲二丈有餘之

疾瀨。予今不能援此兒。更何面目以見其母。乃奮力前泳。流將近瀨。水益急。聲如吼。彼幾次飲水。幾次潛波。忽見兒體離己身止數尺。愈泳而前。直於疾瀨近迫之處。攬得其兒。若稍遲卽無及矣。(華盛頓)旣攬兒。急向岸轉其方向。又屢爲波濤所阻。幾陷於瀨。母則氣促狂叫曰。吾兒死。吾兒死。以睛睇之眼光。向疾瀨而注射。忽教彼處可自岸以援。僕見而急赴之。(華盛頓)亦竭力向游泳。幸是瀨廣而深。二人皆得免於觸岩之險。至是而母發歡聲。僕亦喜叫。(華盛頓)則靜泳水中。渡兒於僕而登岸。復與僕共送之歸家。時則僕爲兒與華盛頓祝福。母則執(華盛頓)之手。徐述感謝之意。曰。耶君今日之所爲。非尋常之人所能。皇天必福耶君。而使萬民共仰耶君也。時(華盛頓)年方十八。經此危險。並無

所傷。

觀此而前之一事。顯彼之不憚困難。不畏失敗。毅然而守正義之心。後之一事。顯彼見人之危。有不堪惻隱之情。犧牲一身之生命。而奮然守博愛之心。一則富于公正自持之性質。一則富于爲人類爲國家不顧一己而獻其身之精神。嗚呼。此公正自持之性質。此獻身之精神。北美各衆國之國民。所以歡迎彼而選舉彼爲第一世之大統領者在此。所以英法殖民地戰爭之起。任彼爲殖民地軍之總督。獨立戰爭之起。任彼爲美軍之總督。決然委以國民之生命財產而不躊躇者在此。所以彼雖屢戰屢敗。尚不忍取彼獨立軍總督之位。置而與于他人者亦卽在此。是故世所謂英雄豪傑之士。成就大業。垂名竹帛者。必不僅才學識量膽略之非凡也。必其

天真爛漫。不欺己不欺人之性質。灼灼于胸中。有惻隱之心。念。有獻身之精神。始可制活機而成絕世之事業。徵之史冊。昭昭然矣。

故彼一生中最嘖嘖于人口者。在公正之目的。純潔之手段而已。至于政治家之詭計。彼未嘗一爲之也。故無論對於外邦。對於國人。莫不守其正實而不外公道之範圍。蓋其區別智計與姦詭之界限者有素。而「正義者最上之政略也」之金言。又鏤刻于腦中。而一日不離。嗚呼。非彼之修養日久。純潔溫和。有不以隱謀之手段。而達其功名心之目的哉。四顧塵寰。凡所謂英雄豪傑者。問孰能視一身之榮華。非最終之目的。如華盛頓之所爲也耶。

彼雖屢居高位。然皆世人之所命。而非彼之所求。卽彼之盡

瘁于其職。亦非爲其身。而爲全國之利益也。故美國人民之與彼。特有非常之偏頗心。非常之贊賞。雖有如狂風如驟雨之大反對大攻擊。而皆不能影響于彼之動作。蓋彼爲天生謙遜自讓之性質。固不許他人之追從也。而高尚之意氣。可敬之品位。非所由使人有浴化日坐春風之想也乎。

彼執政時。凡美國所與之大事業。無不與彼有非常之關係者。今攷其始末。如獨立之戰爭。則經幾多之恐懼。而與彼于終局之幸福。戰爭後之雜務。無不紛擾迷人。而卒得最善之結果。又如受全國民永久不絕之親愛。與彼最後呼吸時之信任。求之後世之政治家。更誰能與之並美者。

各州爲傳彼之功業。使千載不朽也。故建紀念碑於各處。峨峨矗立。皆足使後人流連故迹。摩莎俛仰。穆然徒見山高而

水長者。而于首府「華盛頓」之所立者。最爲宏壯。其建築術。實爲世人所驚嘆也。雖然。傳彼千載不朽之紀念。豈一片之石。所能寫其活潑宏偉之精神。卽於春秋佳日。上「茂吾威倫」之墳塋。撥草萊。置花圈。而其人已死。其鬼不靈。弔古者亦徒歎歎神往已耳。唯彼以鐵血所購得之北美合衆國。慮國民之幸福而建設之國體。迄今不衰。使世人知自由獨立。終有其眞價值在。而乾坤之空氣。一若因彼而始見清新。憲法之成立。一若得彼而始能推廣。此何等之光榮乎。卽如今日之縣「夏威」滅「古巴」。攘「非島」。浸浸乎有左右世界之勢。一溯由來。何一非「華盛頓」之紀念物哉。嗚呼偉矣。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不許
複製

定價洋五角

譯者 湯濟滄

刷印兼

公利活版所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東首

總發行所 開明書店

華盛頓

44581